



新中國文藝叢書

明光

巴金著

新中國書局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再版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光 明 ▼

實價大洋六角

(外埠酌加郵匯費)

著者 巴 金

發行者 新中國書局

印刷者 新中國書局

發行所

上海愛而近路
均益里廿七號

新中國書局

代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局

自序

這是我底第二本短篇小說集。

如果復仇是我底悲哀，我底眼淚，那麼這一冊「光明」就是我底詛咒了。

我自己和別的許多人一樣也是有過童年的。在那時候我也曾有過一個愛我的母親，她給了我這一顆無所不愛的心。她教我愛人，祝福人。她這樣地教育着我一直到死。可是在我長大成人之後，我如今却要來詛咒人了。

自然詛咒並不是一件愉快的工作。我從祝福走到詛咒，在這愛與憎的掙扎中是熬盡了心血的，然而我究竟得了什麼代價呢？我如今連我自己也詛咒起來了。

這一年來不知道怎樣，我竟然把患病以外的全部光陰貢獻在寫作方面去了。每夜，每夜，一切都寂靜了，人間的悲劇也都終局了，我還拿着筆在白紙上寫黑字，好像我底整

個生命就在這些白紙上面。這時候我底眼前現了黑影。這黑影逐漸擴大，終於在我底眼前變成了許多幅悲慘的圖畫。我底心好像受了鞭打，很厲害地跳動起來，我底手也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紙上動。我自己是不復存在了，至少在這時候。不僅是一個階級，差不多全人類都要借我底筆來伸訴他們底苦痛了。他們是有這權利的。在這時候我還能夠絮絮地像說教者那樣說什麼愛人，祝福人的話麼？

我在創作裏不免犯了種種的過失和在生活裏一樣；有時候也許憎恨迷了我底眼睛像愛迷了我底眼睛那樣，但我始終相信我底創作態度是很真實的，而且有時候因為過於真實便不免含了矛盾，愛與憎的矛盾。然而我是這樣的一個人：正如我在小說新生裏所說的，我要寶愛着這矛盾，我並不掩飾牠。自然這情形是一些人所不了解的，他們整日舒服地躺臥在象牙之塔裏，看不見我底書裏面所述的種種事象，他們自有他們底世界。而我也另有我底世界。在那廣大的中國羣衆中我有我底讀者，他們是能夠了解我的。我爲他們而寫這書。我要把這詛咒深植在他們底胸中，喚起他們底憎恨的記憶。

無疑地在我底詛咒中同時也閃耀着愛的火花，這愛與憎的矛盾將永遠是我底矛盾罷。我並不爲自己辯解。我們只看那一個宣傳愛之福音而且爲愛之故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是怎樣地詛咒過人：

『你們富足的人有禍了，因爲你們受過你們的安慰。你們現在飽足的人有禍了，因爲你們將要饑餓。你們現在喜笑的人有禍了，因爲你們將要哀慟哭泣。……』（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四，二五節）

將來在人間也許這愛與憎的矛盾會有消滅之一日。可是在現今我是要學那一個歷史上的偉大的人底樣子來詛咒人了。

目次

蘇堤·····	一
愛底十字架·····	一七
奴隸底心·····	三四
好人·····	六一
狗·····	七四
光明·····	八七
生與死·····	一〇〇
未寄的信·····	一一三
我底眼淚·····	一四一

我們……………	一六三
最後的審判（代跋）……………	一七一

蘇堤

我們游了三潭印月回到船上，月亮已經從淡墨色的雲裏逃出來了。水面上靜靜籠罩了一層薄紗。三個鼎樣的東西默默立在水中，在淡淡的月光下羞怯地遮了牠們底臉，只給一個輪廓與人看。三個黑影距離得並不很近，在遠處看，常常使人誤把樹影當作牠們中的一個。

船向着右邊駛了，說是向博覽會紀念塔開去。坐在我底對面的張忽然指着我身後的方向問道：「前面是什麼地方呢？」

「那是蘇堤，」黃接口就說。我回頭去看，我知道他們說的是那一帶被黑漆漆的樹木遮掩住了的長堤。那里沒有燈光，只有一片黑影，表示了岸與水底交界。

「只要是能夠上去走走也好呢！」張渴慕似地嘆息說。他素來就憧憬着「蘇堤春

「曉」的勝景，這一年的春天他曾和兩三個友人來西湖游玩過，據說他本來打算在那春天的早晨到蘇堤上去散步的，可是到了那早晨恰恰天落着大雨，他沒法去欣賞那憧憬了多年的勝景，只得掃興地跟着朋友回上海去了。在湖濱的旅館裏住了三天，連蘇堤是怎樣的一回事他也不知道。回上海以後他便抱怨着朋友，於是張與蘇堤的事在友人中間就成了種種的笑談。一提到蘇堤，張底渴慕馬上就被喚起來了，這是誰都知道的事。

「好，這時正有月亮，上去走走也好，」黃似乎很了解張，馬上就這樣附和說，「我們就叫船往蘇堤靠去。」

雖然雖蘇堤並不遠，我自己是不想上蘇堤去的，因為我怕時間太晚了。然而張既然那麼說，黃又那麼附和，我也不願意使他們掃興，我就一口答應了。我們叫舟子把船往蘇堤靠去。

「那里燈也沒有，又沒有碼頭，不好上岸，」舟子用乾燥的低聲來回答我們，這聲音表示出來他並不願意把船往那邊靠去。『那里沒有一個人，也沒有什麼好玩的，你們先

生還是明天去玩罷。」他還絮絮地說話。他完全不知道張底渴慕。

「不要緊，那里一定可以上去，」黃堅執說，他似乎曾經這樣上去過。「你只願搖過去好了。」

「我說不好上去，你們先生不肯相信。那里有很高的草，我不會騙你們先生的，」舟子不高興地分辯說。

「好，我們就不要上去了，」我說。我想舟子底話也許有理。不然他爲什麼不願意去呢？他給我們划船是依鐘點論報酬的，划一點鐘有三角錢，多划一點鐘，當然可以多得三角錢。

「不行，我們一定要上去。你看現在月亮這樣好。機會萬不可以失掉。明天說不定就會下雨，」張熱心地斷續說。他仰頭去望月亮，帶了夢幻的樣子。我想他大概已經被他底理想中的勝景迷住了。

「你快把船靠過去罷，我們自己會上岸的，」黃堅決地對舟子說。

『你把船搖到那里再說。要是真的不可以上岸，我們在船上看看就是了。』我用這樣的話語來調解他們兩人底爭辯。

船到了蘇堤邊。舟子停了槳，先說：『你們先生看可以上去嗎？』

他這問話底意思當然是：不可以上去。我很懂得。不過我馬上也不能夠決定這問題。我看見船靠在樹下。這一帶盡是樹木，並不很密，樹間也有可走的路，但我底眼睛分辨不出究竟那些路是被水淹了，是污泥，沼澤，或是乾燥可走的土地。我彷彿覺得那是泥沼。我正想說：『那是泥沼，恐怕沒法到堤上去罷。』

『等我試試看，』黃馬上站起來，手挽着樹枝，使船靠得更近一點，揀了乾燥的地方走上去了。他站在樹叢中，回頭叫我們。張在那里拾他底手帕。我便跨過去，預備比張先上岸。我知道黃走過的地方是可以走的。

『先生，我不划了。請你把錢給我，讓我回去罷。』舟子苦惱地說。

『爲什麼不肯划呢？』我驚異地問。『我們還是照鐘點算錢，上岸去玩一會兒，你不是

可以多得點錢嗎？」

「我不划了，你們把錢給我。我從來沒有給人家這樣划過的。」他氣憤地說，向我伸了手。

「黃，下來，我們不要上去了。我們還是坐船到博覽會塔去罷。」我聽了舟子底話覺得很掃興，便對黃這樣大聲叫道。

「上面好得很，你們快點上來，先游了這裏，等一會兒再到博覽會塔去！」黃在堤上快活地大聲叫。他又轉身往前面走，

「我不等了，你們另外雇船罷。」舟子短短地說。我不知道他爲什麼這樣愛生氣。

「我們在上面並不要玩許久，馬上就要回去的。你沿着堤蕩槳，把船搖到那邊等我們。」我看見一方面黃不肯下來，而張又在這時候上了岸去，一方面舟子又是如此頑固不化，便極力來開導他。

「你們上岸去，又不認識路，說不定把路走錯了，會叫我等三五個鐘頭，」他捺住了

憤怒說。

我明白他底意思了。在短時間，在一兩分鐘以內，我是受傷了。我底小資產階級的驕傲受傷了。原來一切都是託辭。總而言之，他疑心我們會騙他。上岸去，當然可以步行或坐車回旅館的。這里不比在三潭印月孤另另立在湖中，沒有船便不能出去。他也許有理由，也許有這經驗，可是他却把我們冤枉了。我可以發誓。我們想也沒有想到這上面去。

我被人疑爲騙子！我底小資產階級的驕傲受傷了。我感到大的侮辱。我極力忍耐住，不要叫自己發怒。我只是氣憤地對站在堤上的黃叫道：『黃，不要去了。他不肯等我們。他疑心我們會不給他船錢，就從岸上逃走的。』

舟子咕噥地分辯着，並不等我把話說完。然而我知道他是在強辯。

黃似乎沒有聽清楚我底話。他大聲叫：『不要多說了。快上來叫船搖到西冷寺等我們。』

『他疑心我們會騙他底船錢，我們還上去幹什麼！』我這樣叫。

「你快點上來，不要管他，」張這樣催我，他也許被前面的勝景迷住了，並不注意舟子底話，也不注意我底話。他開始轉身走了。

我看見這樣子便打算把腳踏上岸去。那舟子忽然抓住了我底手臂。我吃驚地看了他一眼。雖然是在樹蔭下，月光被我們頭上的樹葉遮住了，朦朧中看不清楚他底臉，但我却彷彿覺得有一對忍受的，苦惱的大眼在我底眼前晃。

「先生，請你看清楚這隻船的號頭，」他不等我發問就先開口了。他把船底號數指給我，我看我俯下身子看清楚了是五十三號，我相信我可以記着這號數。我不明白他爲什麼要我知這號數，難道真是怕我回來時不認識他底船嗎？這意思我還不大明瞭，但我決定上岸去了。

「先生，你看清楚船的號數了，那麼請你放點東西在船上……」

我不再聽下去了。我明白一切了。他還是不相信我們。我俯下頭看我底身子，我沒有一件可以留在船上的東西，而且即便有，我也決定不再留下什麼東西了。他不相信我，我

一定要使他明白自己底錯誤。如果我留下東西，豈不是我始終沒有機會對他證明出來我是一個可信的人嗎？

我於是說了「不要緊」三個字，就大步走上去了。我要趕上他們，張與黃。

「我划到岳墳等你們嗎？」舟子在後面大聲叫，聲音裏似乎還充滿着焦慮，但我不去管他。

「不，在西冷寺前面等，」黃先我這樣地大聲回答了舟子。

他底話舟子似乎不懂，而且我也有點不明白。西冷寺這名稱，我是第一次聽見的。

「我在樓外樓等罷，」舟子這樣叫。

「不，給你說是在西冷寺，」黃堅持說，並不知道自己底錯誤。

我笑着對黃說：「只有西冷印社或西冷橋，從沒有聽見說西冷寺的，」一面又大聲對舟子說：「好，就在樓外樓等罷。」我想多走幾步路也好，免得和舟子打麻煩。

我們已經走出了樹叢，現在是在被月光梳洗着的馬路上了。

這里我在一年前曾經來游過，那是第一次。當時正在修路，到處飛揚着塵土，又是在白日，頭上是那一輪炎熱的驕陽。我額上流着汗滴，鞋裏貯着沙石，走完了蘇堤，只感到疲倦，並不曾得着良好的印象。

如今沒有一點人聲，沒有一盞燈光，馬路在月光中伸長出去，兩旁的樹木也連接無盡，看不見路和樹底盡頭。眼所觸，都是清冷，新鮮。密叢叢的桑樹遮住了兩邊的月景，偶而從樹中間漏出了一線的明亮的藍天——這是水裏的天。

「真好極了！竟然是這麼清涼的境界！」張仰頭深深呼吸了一口氣，然後讚嘆說。

「你還叫我們不要上來，你幾乎受了舟子底騙，」黃得意地對我說，「你看這里多麼好，比三潭印月好得多！」

我只是笑。我覺得我底笑有點不自然。我極力在除去我底腦中的另一種思想。

我們走過一道橋。我們站在橋上，湖水豁然地展現在我們底眼前了。這一道堤明顯地給河水劃分了界限。在左邊的水面是荷葉，是浮萍，是斷梗，密層層的一片，可惜荷花是

剛剛開過了。在右邊是明亮的緞子似的水，沒有一點波浪，沒有一點污泥，水底還有一個藍天，和幾片白雲。雖然月亮底影兒不曾留在水底，但月光却在水面上流動。遠遠的，在水底邊際有模糊的山影，也有明亮的或暗淡的燈光，還有湖中的幾叢叢的柳樹，三潭印月底燈光。遊船不過幾隻，比較看得清楚的是我們底那一隻。那舟子慢慢兒蕩着槳，把船淌在湖心，直向着那有燈光，有樹影，有房屋的白堤淌去。

「你看他划得這樣慢，」黃不滿意地說，一面大聲對着那隻船叫：「划快一點！」船上果然起了含糊的應聲。船還是向前面流。我彷彿看見那個舟子吃力地划着船，帶着苦惱的面容，不時偷眼往蘇堤這面看。其實我看不見什麼，我只看見船底黑影與人底黑影在明亮的水面上動着罷了。

我突然被一種好奇心纏住了。我想要是果真就在白堤上坐了車回旅館去呢。在月光之下，斜臥在人力車上，聽着那瑞瑞的鈴聲，讓健壯的車夫把我們拖過白堤底光滑平坦的柏油馬路，回到湖濱的旅館裏，把那個懷着戰抖的心的舟子留在樓外樓下面空等

着，等了一點鐘，兩點鐘，等到無可等待的時候，只得划着空船回去，以後他在什麼地方去找我們呢？我們明天就要離開杭州了。我們是很安全的。而他呢，他就會受一次懲罰了。他會悔恨不該亂懷疑人。他會因了這快要到手裏却又失掉的錢而苦惱。或者他竟會因此失去一頓早餐，這倒不至於，不過我希望能夠如此。於是我底耳邊起了他底自怨自艾的話語，他底嘆氣，他底哭泣，他底咒罵。我覺得我感到一種滿足，復仇的滿足和好奇的滿足。我們這時候又走過一道橋了。可是周圍的一切已經不復是先前那樣地明亮了，牠們在我底眼前開始在暗淡了。月下的馬路，濃密的叢樹，明亮的湖水，模糊的山影，都不再像先前那樣地美麗了。我底腦裏現了一個悔恨的，樸實的臉龐和一對忍受的，苦惱的眼睛，這佔據了我底頭腦，把別的一切都給我驅逐了。我底耳邊又接連地起了自怨自艾的話語，嘆氣，哭泣和咒罵。我差不多完全沈醉在這想像中了，我底臉上浮出了滿足的微笑。我底心開展了。我慢慢兒下着脚步。

過了一些時候，我底心又開始空虛了。剛纔的滿足已經不知道消失在什麼地方去

了。牠來得那麼快，飛去也是這般速。依舊是月光下的馬路，依舊是慢慢兒下着脚步的我。可是這顆心裏總是缺少點什麼東西，總覺得歉歉然。這時候再想到逃走的計畫，覺得一點兒沒有意思，復仇和好奇已經不復能夠激動我了。我只感到一種細微的悲哀，一種無名的悲哀。

張和黃不住地讚美着周圍的景色和月光底美麗，談着種種的話，這已經引不起我底興趣了。

我們看見了路燈，遇見了人，兩三個人，走過了最後的一道橋。我們走完了蘇堤。

黃後悔地發覺自己說錯了地方，原來在這裡泊了幾隻小船，我們本來可以在這裡下船的。於是我們下了堤，轉了彎，走到岳墳旁邊的碼頭。這時候我才明白舟子底話是對的，他本來說在這裡等我們。我們還不能說是十分認識路。

『起先應該叫他把船停在這裡就好了！』黃後悔說。

『他本來說把船停在岳墳等我們，你却叫他靠在白堤上去，這是你底錯。』我這樣

抱怨他。

「我起先不知道這里就是岳墳，」黃笑着說。他一面把眼睛向白堤那面看。

「我們叫他把船搖過來好了，他剛剛搖到了那邊。」黃這樣說了，並不徵求我們底同意，就用手在嘴邊做個揚聲筒大聲叫：「喂，把船搖過來！喂，把船搖過來！」

我把頭向樓外樓那邊看，我看見了燈燭輝煌的樓外樓酒館，我看見了樓前的馬路，我看見了岸邊泊在柳樹下面的幾隻小船。

從那邊，從小船上送來了應聲，接着又是黃底「喂，把船搖過來」的叫喊。我們等待着。

「不要叫他搖過來，還是我們走過去罷。在月夜多多散步也不壞。」張忽然舉頭望着秋瑾墓前的柳樹說。

13
我無意間向秋瑾墓那邊看去。稀疏的一排高柳向岸邊垂着，叢生的小草點綴了墓前的一條石板道。沒有一點燈光，月色從樹梢洒下來把柳枝底纖細的影兒映在石板道

上。沒有風把柳樹吹動，沒有脚步擾亂草間的蟲鳴。我便附和着張說：「好，還是散步好些，也沒有多少路，並不遠。」

「然而船已經搖過來了，」黃反對說，「你們早又不說！」這時候船已經走在半路上了，好像比先前快了許多。

「那麼就叫船搖回去，我們還是在那裏上船罷，」張提議說。

「船既然搖過來了，就坐上去罷。何苦叫那舟子搖來搖去！他不是已經疑心我們有意騙他嗎？何苦老是叫他擔心！」我說了自己不願聽的話。我不願去看張底臉，因為我知道會在他底臉上看到什麼東西。我又一次轉頭去望秋瑾墓。我想只要走十多步路的光景，我們就可以在那垂柳拂着的石板道上散步了。然而我却不得不拋棄了這思想。

船搖過來了。黃第一個就抱怨舟子說：「你划得這樣慢！」

舟子似乎並不會留心聽黃底話，他只顧說：「你們先生叫我在樓外樓等着的。」出乎我底意料之外，他底聲音裏充滿了極大的喜悅。用什麼話來形容這喜悅才適當呢？就

說是絕處逢生罷。

我不自主地去看他底臉，恰巧他無意間把頭往上面一仰，月光在他底臉上掠過。我看見那是一個樸實的喜悅的臉。我覺得自己也被一種意外的喜悅感動了。我長久不想說話。

船在水面上淌着，比先前要快了許多。這一次我和張、黃兩人換了座位。我和舟子離得很近。我掉過頭注意地默默觀察他底動作。我覺得現在的他 and 先前的他完全變了兩個人。先前的一個是苦惱的，現在的一個是快樂的。而且現在的比先前的似乎還要年輕些。

我想我也許還不知道他底喜悅底真實原因，但我自己也已經被一種從來沒有感到過的喜悅佔有了。我覺得這一次我才是真正地滿足了。我想笑，我想哭。我很慶幸，慶幸那好奇心，復仇心並不會征服了我……

最後我們回到了湖濱。我在他應得的船錢外，又多付了一半給他。我微笑地看着他。

他非常喜悅，非常感動地接了錢現出千恩萬謝的樣子。

我們要走開了，忽然我覺得非和他說一兩句話不可。究竟這是什麼緣故，我也不知道。不過我確實和他說了一句話。我問他：「你家裏還有什麼人嗎？」我底意思並不是要說這一句話，然而我却這樣說了。

「一個女兒……：只有一個女兒……：她病在床上……：現在有錢給她買藥了。」他斷續地說，他頹唐地把頭垂到胸前。他底喜悅在一剎那間完全沒有了。

我呆立在碼頭上。我不曾預備着從他那里會得到這樣的答語。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做纔好。我也想不到應該拿什麼話安慰他。

他忽然拔了脚就跑。我慢慢地轉過頭，我看見他還在不遠的地方和一個人說話，但一轉眼間他就消失在人叢中去了。

張黃兩人走回來，驚奇地絮絮問我立在碼頭上幹什麼，我只是苦笑。
最後我還應該補說一句：因為時候遲了，博覽會塔那里今晚並沒有去。

愛底十字架

XX我友：

從那喧鬧的小酒館出來，醉眼朦朧中看了周圍的景色，一切都變得模糊了，都是空虛而不實在的。心裏飄飄然，似乎忘掉了一切。我感到了暫時的痛快。那酒，那可祝福的酒啊！

回到你家纔知道時間已經很遲了。敲了一陣的門，沒有回聲。直到我把手搥酸了時，姑娘纔起來披了衣服給我開了門。她輕蔑地看了我一眼，滿不高興地說了一句『這樣遲！』

我進了亭子間，扭燃了電燈，正預備睡覺了，却在桌子上發見你留給我的長信。

我匆忙地讀了。你說了那許多話，其實無非是三個字：『請你走。』於是我連後面的

話也不看下去了，因為我已經懂得你底意思了。

自然你請我走是有很大很多的理由的，然而這我也用不着知道了，因為我自己也有更大的理由，這理由是要超過於你底一切理由之上，因了這理由我走的事便成了天經地義般確定的。我不僅應該走出你底家，我還應該走出這世界。

朋友，我了解你，我並不怨恨你，而且我還感謝你這兩月來對我的好意，將我收留的，一番好意。你一一指出了我底劣點，我一一坦然地承受了，我一點也不否認，因為你所指摘的都是真的事實。你並不會過分地指摘了我。我確實如你所說是一個好吃懶做自甘墮落的人。是一個有神經病的人。我躺在你底家裏白白地吃閑飯，而且屢屢向你討了錢出去偷偷喝酒，有時候喝得大醉深夜才回來，在家裏吵鬧着，把那從早到晚為生活忙碌着沒有一刻休息的你吵得睡不安甯，或者還要從睡床上起來給我弄醒酒的藥水喝，我才沉沉地睡去了。

第二天早晨我在床上醒了，我躺着不起來，聽見你下了樓，一面在和你底妻子說話。

她說：『還早咧何必去得這樣急？』

『要早一點去，才有時間慢慢走。這樣的熱天，太陽下走着真作孽呀！』你在樓梯上說了，便走下去。在下面長長地嘆息了一聲，纔開了門去了。

我彷彿看見你帶了疲倦的面容，模糊的眼睛，無精打彩地一步一步在街上慢慢走着。

你想我這時候躺在床上做什麼呢？我又模糊地睡去了嗎？或者我在暗暗非笑你底愚態嗎？或者我在憐憫你底困苦嗎？都不是。我哭了，我用那薄被蒙了頭，痛哭。我在哭我自己，同時我也想到你，我深深地感激你。我說，我差不多要發誓地說：『我一定要改悔了，我決不再做那樣的事了。』

可是過了一天我又靦然向你討了那你用血汗換來的錢，跑出去進了那吵鬧的小酒館把錢喝得精光，出了酒館又不敢回家見你，便在馬路上徘徊着，直到夜深，知道你已經睡在床了，纔踉蹌地趕回家裏，於是又換得第二天早晨的痛哭和悔恨。

朋友，你看我竟然是這樣可惡而又可憐的一個人呀！我真是如你所說是無可救藥的了。然而你爲什麼早些時候不這樣告訴我呢？爲什麼你老是那樣和藹地一聲不響地聽我做着一切的事呢？你說，你起初還希望我能夠改悔，恢復到從前那樣子，而且就在這時候，在你請我走的這時候，你還說：『我希望這個刺激能夠給你帶來新的生活，使你忘掉過去的一切做一個新的人。』總之，你雖然說我是無可救藥的了，但你同時還在相信我會有新的一天。

朋友，你錯了，我決不能夠新生的，任是怎樣大的刺激也不能夠蘇生我底神經了。而且我也不願意有那新生的一天了。像我這樣的人不早些死去，活在這世界上還有什麼用呢？而且要是我底麻木的神經蘇生了，那過去的創痛又會來重重地壓迫我，我又如何能夠有新的精力來生活下去呢？

朋友，說到過去的創痛，一定會使你陡然驚異起來了，怎麼像我一個墮落到這樣地步的卑卑不足道的人還會有過去的創痛嗎？朋友，這樣想，你就錯了。便是一條狗，一口豬

也有牠底悲哀呢！

而且像我這樣的人也曾被女人愛過的呢！

現在讓我來告訴你罷。三年以前我在上海別了你，說我是要回去結婚了。

我底妻子是我底叔父替我定下的，可是等我回去結婚時，叔父已經早死了。我是孤另另的一個人。我和我底寶珠結了婚，就住在她底家裏。她底父母待我很好，差不多把我當作親生的兒子看待。我在她底家裏吃着，喝着，玩着，笑着，生活得很適意。

寶珠是一個可愛的女人，她不僅有那中人之姿，她還有溫柔的性情和善良的心。她愛我，體貼我，安慰我，鼓勵我。她很希望我能夠做一點事，不要這樣吃着，喝着，玩笑着，就過了一生。

我呢，你知道我過去是怎樣的一個人，我底思想是如何的。我當然不能夠就這樣把日子玩過去了。我也想找一點事來做。可是這個鄉村太小了，簡直沒有什麼事情可做。開個蒙館，教幾個小孩子也沒有什麼大意思，而且我又不甘埋沒在鄉村裏。所以在岳家住

了五個整月之後，我便提議着要出來，我打算到南京去，因為我有一個朋友在南京做事，我想在那裏總可以設法。

她底父母苦苦地留着我，一定不要我走。他們說便是沒有事做也不要緊，在這家裏住下去就好了，反正一口飯是有吃的，雖然他們並非富裕。至於她呢，她也不一定就希望我出去，她底意思只要我在這鄉下找個小小的事做就夠了。然而我是決定要出去了，不管對於將來有沒有十分的把握。

她底父母看見無法動搖我底決心，便提議說：「這關係着你底前途，我們也不敢十分強留你。不過你可以把寶兒留在這里，你一個人先出去，等你底事業有成就。那時我們再把她給你送出來，送到南京，送到北平，送到上海都可以。」他們這樣說，差不多眼裏淌了淚。可是我一點也不動心，我底前途迷了我底眼，我看不見其餘的一切。我固執着，我一定要兩個人同去。我底妻答應了，我底岳父岳母也就沒有什麼話可說了。

分別的時候，他們母女姊妹互相抱着悲慘地哭，好像送別一個被充軍的人。那時候，

就在那時候，她底母親還抽泣地對我說：『願你們在外面好好地過活。不過要是你底事情不如意時，你們可以回到家裏來，我們一樣地看待你們。不過那時候望你們雙雙地回來，不要一個人回來纔好。』

妻哭得更傷心，然而我却在心裏暗笑，我想我們決不會再回來了。

我們到了南京，靠了那朋友底力量，在某官廳裏找到了一個位置，收入還可以，我們過得很好，還積了一點錢。我想岳母底話真是過慮了。這樣下去怎麼還令人不如意呢？

然而不如意的事來了。三個月以後，換了廳長，我底位置也就被別人佔了去。我如今失業了，而那個朋多又已經他去。我到處奔走，請人寫介紹信，見了許多不願見的人，而結果是一無所得。失業，依舊是失業，失業之後節省，節省之後困苦，一月，兩月，三月，四月，妻底豐潤的臉變成了蒼白色，我們所有的可變賣的東西已經賣了大半，而希望依然遲遲不來。我自己已經感到疲倦了。每夜每夜我們相對着，我望着妻底默然沈思的臉，一種無名的悲哀壓倒了我，我感到痛悔，我於是帶了酸痛的心對妻說了些抱歉的話，而且表示後

悔，說不該帶她出來跟着我一道受苦。我看見她底眼裏含着淚。可是她不說一句抱怨的話，她反而來安慰我，鼓舞我，我固然感激她，而同時我覺得這比較罵我不理我還更要使我心痛。

第五個月又來了，依然沒有希望。前途愈過愈是渺茫了。這情形無論如何是不能夠再繼續下去了。妻也失掉了她底沈默的忍耐。她開始提議說：「這樣子下去，無論如何是沒有辦法的。我留在這里，沒有一點用處，我不能夠幫助你，反而只有累你。你一個人總好想法的，你可以到別地方去找朋友，我看還不如讓我一個人回家去罷，可以減少你底負擔。等到你將來有好事情時，我再出來陪伴你罷。」我感激妻體貼我，因為她知道生性固執的我在這時候是決不肯回岳家去的，所以只說了一個人回家的話。然而我這時候却記起了她底母親所說的「要雙雙地回來，不要一個人回來纔好」的話，我覺得沒有臉讓她一個人回去，而且如今對於我，她變得更可寶貴的了，她差不多成了我底生命，我不能夠失掉她，我不能夠失掉這我底生活中的唯一伴侶。

我便熱烈地批駁他底提議，我極力表顯出我底那種捨不得離開他的樣子。這也許感動了她，她以後便不再提起回家的事了。

於是我又以新的精力來從事新的掙扎，她整日帶着笑容來安慰我，鼓舞我。前途似乎有了一線的光明。我們期待着。

期待底結果是完全絕望，而這一線的光明也表現出來只是一個幻象。希望簡直是斷絕了，我正要躺下來，等候那不可避免的滅亡，而情形突然改變了。某一天我從外面走回家來，懷着一個意外的好消息預備急急去告訴妻。可是妻已經躺在床上，口裏出了血，困難地呼吸着，臉色成了紙一樣地白。

我底心扭曲得很痛。我忘了一切地向她奔去，我跑到了床前，俯下去抱住她底身子，用力地喚『我底寶珠』。我覺得我底血在沸騰，我底心要跳出口腔。

她突然睜開了微閉着的眼睛，望着我苦笑，吃力地舉起一隻手撫我底頭說：『原諒我，我先你去了。這樣你便少了一個累贅。你可以好好地幹你底事，我不會來妨害你。等你

將來事情如意，你可以娶一個比我好過十倍的妻子。」她繼續地說了這些話，就閉了眼睛。

我不住地搖撼她底身子，我發狂地喚叫她，我把頭放在她底耳邊，大聲把我帶回來的好消息告訴她，可是她已經聽不見了。

過了一些時候，她忽然睜開了眼睛，搖着頭說：「太遲了，」用她底無光彩的眼睛望着我，像認不得我似的。她開始吼起來。

我問她究竟服了什麼毒，她一定不肯說。我沒有方法再使她說一句話。我絕望地，瘋狂地跑了出去。等我把醫生找來時，她底身上已經冷了。我抱着她底身子哭了一陣，我不忍再看她底變得那樣可怕的臉。

我帶來了好的消息，我已經把自己從絕望中救拔出來，而她，我所寶貴的她却躺在床上死了。

我陪伴着她過了一夜，我整夜在屋裏大步踱着，我不知道應該怎樣辦。好。後。我

終於決定了。

我把剩下的東西，除了自己隨身的衣服外通統當賣了。我買了棺木，把她收殮了，於是僱了船把棺木運了回去，這一次我們是雙雙了。

到了那鄉村，把船停在河邊，我便登了岸到岳家去。

雖然我底衣服和舉動都顯了落魄的樣子，但岳家的人却很熱誠地接待我，不過他們看見只有我一個人回來，覺得很奇怪，使驚訝地問：「你回來了，寶珠呢？」

朋友，你想我怎樣回答他們呢？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嗎？我沒有臉再哄騙他們，我也沒有勇氣對他們說真話。我只好說：「她在船上，你們去看去。」我極力忍住淚，不動一點聲色。

「爲什麼她不上岸呢？她病着嗎？或者出了什麼事？」他們很關心地絮絮問着。

我不回答，我只願說：「你們去船上看便知道了。」

於是我陪了她底父母走出來，遠遠地看見船在那邊靠着，我們走過橋，離船愈近了。正走在橋上時一種異樣的感覺抓住了我。我恐怖，我慚愧，我悲哀。我覺得我沒有勇

氣和他們同到船上去。我沒有勇氣去看他們底那種淒慘的失望。我沒有臉再和他們談話，因為是我殺了他們底女兒，我於是奮身往橋下跳去。

我跌進了水裏。我聽見他們在呼救，我底頭腦昏眩起來，我底心裏很難受，於是我失了知覺。

醒過來的時候，我已經躺臥在岳家裏了。我躺在一個小房間裏的床上，岳母坐在旁邊，她含着眼淚細細地勸慰我，說人已經死了，是無法的事。她並不怪我，說不是我底錯，只怪她底女兒命不好。她又勸我好好保養身體，不要為死者悲傷，她並且還答應將來把她底等二個女兒嫁給我。叫我就在他家住下去，以後不要再出去了。這一切都聽在耳裏了。每個每個的字像針一般刺着我底心痛。我感激她，而同時我更憎恨自己，我更詛咒自己。

我在這里住下去了，因了病。在這裏我每天所得到是安慰和看護，岳父岳母和我底小姨（就是岳母答應將來嫁給我的那十八歲的少女）都拿一顆真誠的心看待我，不

像一個仇敵，倒像一個恩人。然而這安慰，這看護究竟給了我什麼呢？牠們像最嚴酷的刑罰那樣折磨着我底心，使牠沒有一刻安靜的時候。無論什麼時候我都看見在我底前面橫着那黑漆棺木，蓋子開着，裏面躺臥了她底紙一般白的臉和出了血的嘴。於是我暗暗祈求着，禱告着那懲罰的到來，我盼望她們打罵我，虐待我，責備我。我向岳母哀求過，向小姨哀求過，可是結果只得着她們底悽然的微笑。這其間我底心痛愈深了。

到後來終於不能忍受下去了，我決心離開這地方，去尋求我應得的懲罰。在一個月夜，衆人都睡了，我偷偷從床上爬起來開了門出去。

我剛剛要走出大門，忽然我底衣服被人拉住了。我喫驚地掉過頭，看見我底小姨站在我底身後。她底頭髮散開來，披了一頭，被月光梳洗着，她底少女的美麗的臉在月光裏伴着那堅定而悽哀的表情，顯得更聖潔了。我癡立在她底面前如瞻仰一座女神底石像。

朋友，便是像我這樣卑卑無足道的人，也知道怎樣崇拜這聖潔的女神呢！

「姊夫，你爲什麼要走呢？我們真正把你勸不轉來麼？世間值得你愛的就只是姊姊一個人麼？爲什麼你一定要去死？」她悲聲說着，眼裏淌了淚。

朋友，這聲音至今還在我底耳邊盪漾。要是你能夠聽見這聲音呵！……

這一個少女，她在鄉間是以學問和相貌出名的，許多人來求婚都不中她底意，她現在却對我說了這樣的話。朋友，你想我這時候怎麼辦呢？我不是木石，我有感覺，我不能不愛她。然而棺木又在我底腦中浮現了，牠橫在我們兩人中間。

我於是跪下來，抱了她底腿，默默地用眼淚洗滌她底足。然後我把經過的情形通統據實告訴了她。沒有誇張的話，也沒有隱藏一句，我又說明我爲什麼不能留在這裏，爲什麼不能和她結合，又說我是怎樣的一個人，怎樣值不得她愛，最後我站起來逕往外面走了。

臨去的時候我還回頭看了她一眼。她癡立着讓月光拂着她底臉，她底眼淚暢快地流下來，她站在月光裏活像一座美麗的石像。我想去吻她，抱她，但終於不敢，我毅然走了，

朋友！這情形，確實值得人一哭啊。我已經在她底心裏植了悲哀的種子了……

從此我就變了另外一個人，我就成了一個神經病者。我底心已經死了。無論在什麼地方我都看見那棺木。於是我馬上便想起了一個女人爲我犧牲，另一個女子爲我心碎的事，我底心便猛烈地疼痛起來，我努力去尋求懲罰來安蘇這一顆心，而結果仍是一無所得。最後我便得到了酒。這酒雖不能給我苦痛，却能給我麻醉，使腦筋變得遲鈍，現實變得模糊起來。在失了心的笑中哭中，我才尋得了片刻的安慰，而這安慰是不會來折磨我底心了。

我漂泊，我閒蕩，我喝酒。我做這一切，無非是使自己容易把一切忘掉。社會太黑暗了，生活太苦惱了，而過去的創傷像重担一樣壓在我底肩上，使我一點不能動搖。我這樣的人當然沒有勇氣站起身子來承擔這一切，我只有逃避在遺忘，麻木，墮落中了。朋友，你想想還有別的路可走嗎？我除了遺忘，麻木，墮落之外，還有別的路可走嗎？

我殺了一個女人，誤了一個女人，她們都是愛我的，我擾亂一個家庭底安寧，而這家

庭又是我底恩人！朋友！你想，我經過了一切之後還能夠毫不動心地生活着像一個「人」那樣嗎？不，我已經不能算是「人」了，我把我自己埋葬在遺忘、麻醉、墮落中，而剩下這軀體，這已經不是人底軀體了，這裏面不曾跳動着人底心，沒有着人底靈魂。牠生存着，只是爲的腐朽；牠生活着，只是爲的累人。像這樣子的東西正應該如你所說要走出去，而且還應該走出這世界去。

朋友，我現在走出去了，因爲我不能夠再負擔那重担了。我想在那里，在那無名的死裏我該可以得到真正安寧罷。我背負了十字架已經走了這些時候了，現在該可以達到目的地罷。我背負着十字架並不像基督，而只像那與基督同釘在十字架上的小賊，如果你有眼淚爲他流，就請你多少爲我流幾滴眼淚罷。

這時候自然我還不能沒有留戀之感，我還不能忘掉那在遼遠的鄉村含着眼淚等待着我的少女，然而我底面前只橫着死的一條路了，一條鞭子在後面鞭打着我要我向前走去，不容我再片刻的留戀。朋友，這情景確實也值得令人一哭啊！雖然我是這樣卑

卑不足道的一個人。

朋友，去了，永遠去了，不再來累你了，請你不要爲我底命運悲傷，我是值得這悲傷的人。我如今又背負起我底十字架向着那目的地走了。但我在最後的一瞬間，還會紀念着你底好意。還會祝福你。

你底到墳墓裏去的朋友 × ×

奴隸底心

「我底祖先原是奴隸呢！」彭有一天驕傲地對我說。

我有許多朋友，他們都對我說到過他們底祖先。他們都同樣得意地說：「我底祖先領有着不少的奴隸呢！」在這些朋友之中大部分如今還領有着更多的奴隸，也有一小部分却已經把奴隸底數目減少，或者竟然完全喪失了，所以現在常常惋惜地追憶着那過去的黃金時代，這是從他們底舉動和談話上可以看得出來的。

我自己呢，根據我底記憶所告訴我的：我底曾祖有四個奴隸，我底祖父有八個奴隸，到了我底父親就有了十六個奴隸了。我是領有着這十六個奴隸的。我很得意，因為我是一個奴隸所有主。而且我還有一個志願。就是把奴隸底數目從十六個增加到三十二個。

然而我底生活裏出現了彭，他如今居然毫不慚愧地甚至驕傲地對我說他底祖先

原是奴隸。我想他一定是瘋狂了。

彭底來歷，我不知道，但他是我底朋友。我結識他和結識別的朋友一樣，全是由於偶然的機會。他是偶然闖入我底生活裏來的。

事情是這樣：一天下午我從大學裏走出來，腦裏在思索一件事情，不注意地在馬路上下着脚步。一輛汽車在後面追來，車夫接連地按着喇叭，但我似乎並未聽見。汽車快要逼近我底身子了，忽然一隻鐵腕抓住我底臂往旁邊一拖，我幾乎跌倒在地上，然而汽車安穩地過去了。我定了神站住脚跟，一轉頭便看見一個瘦長的青年板了面孔在我底身後立着。我謝了他。他不回答我，也不笑，只冷冷地看了我兩三眼，好鋒利的眼光！最後他自語似地說：『以後要當心一點，』便昂然走開了。但從此我便認識了他。

在學校裏我們不同系，我是學文學的，而他學社會科學。我們沒有在同一個課堂裏聽過課，但我們常常見面，每一次我們只說兩三句話，或者甚至不說話，只交換了一瞥冷冷的眼光。然而我們終於成了朋友了。

我們兩個很少作過長談，也不曾說過一句像「天氣好」這一類的客套話，我們說的都是些一針見血的話。

我們兩個可以說是熟識的朋友，但我並不愛他。我和他做朋友，大半是因了感激與好奇的緣故。我也許敬他，但決不喜歡他。他在面貌上，在言語上，在舉動上都缺少溫情，無論在什麼地方，他都顯出來，是一個冷酷無情的人。

他底身世我也不知道，他從來沒有和我談過。不過從他在學校裏的情形看來，可以知道他並不是有錢人家的子弟。他平時是很節儉的，普通大學生底習氣，他一點也沒有染到。他沒有西裝，他不看電影，也不進跳舞場。他一天除了在講堂上聽課外，不是在寢室裏讀書，就是一個人，在操場裏或校外散步。他不笑，他只顧沈默地思索着。

是的，我常常想，他底頭腦裏一定裝得有什麼東西，我和他同學已近三年，我就看見他整整思索了三年。然而他底頭腦裏還依舊裝着什麼東西。

有一次我禁不住問他了：「彭，你整天思索着，你究竟在思索些什麼？」

他沒有一點感動，冷冷地答道：『你不懂得，』便掉頭走了。

他回答得不錯，我的確不懂得。一個人在他這樣輕的年紀爲什麼要變得這樣陰沈，這麼孤僻，爲什麼要拒絕一切快樂的享受而把自己囚在狹小的思想裏。這原因我的確不懂得。但惟其因爲不懂得，覺得奇怪，所以我愈加想了解牠。從此我便愈加注意他底行動，我留心他讀的書，我留心他結交的朋友。

說到朋友，他除了我外，似乎就沒有一個朋友，自然他也認識一些人，但是誰都不願意和他往來，而且他自己也不高興和別人做朋友。他永遠板起面孔，無論對着誰都是這樣，便是女同學要和他說話，他也不肯做一個笑臉。我和他雖然很熟，可是他對我也很冷淡，我想，我不喜歡他，大概是因爲這個緣故。

我曾留心他讀的書，他讀的書太複雜了，有許多簡直是很偏僻的，著者底名字我從來不曾見過。而且有些是終年終月放在圖書館的書櫃裏，從來就沒有人過問的。他讀着各種各類的書：譬如昨天讀一本小說，今天便讀一本哲學書，明天讀的又是一本歷史書。

老實說，要從他讀的書上來了解他，也是很困難的事，因為那些書底內容，我就完全不知道，除非自己拿來從頭至尾地讀一遍以後。

有一次在兩個多星期不和我談話以後，他忽然來到我底房裏，時候是在晚間。這一學期我已經遷出校外住了。我在學校附近租了一間很舒適的屋子，是在樓上，從窗戶裏可以望見學校和學校前的馬路，還有那一所新闢的小果爾夫球場。

彭走進房裏不客氣地，在那一張雪白的沙發上坐下，拂了拂他底破袍上面的灰塵，半晌不說話。我那時坐在書桌前讀一本書，我抬頭看了他兩眼，便又把頭埋下去了。眼光依舊定在桌上攤開的書本上，但腦裏却在想着那張在他底破袍下面的新沙發。

「李，你知道中國現在有多少奴隸？」他忽然用他底永遠是沈重的聲音問我。

「大概有兩百萬罷，」我淡淡地回答，這數目是否正確，我也不知道，不過前幾天曾聽見一個朋友說過。我對於這些問題素來就不關心。

「兩百萬？實際恐怕不止這數目哩，」彭底聲音變得苦惱了。「而且要是把奴隸這

意義擴大些說，全中國人至少有一半以上是做奴隸的。」

「無論如何，我自己總不是奴隸，」我慶幸地這樣想着。但我也抬頭去看彭，我不明白彭爲什麼要苦惱。

「你也領有着奴隸嗎？」他突然不客氣地發問。

我想他也許在藐視我沒有奴隸罷，那麼他就錯了，我確實領有着十六個奴隸呢，在我底家裏。我底臉上顯了得意的笑容，我昂然地回答道：「像我這樣的人當然領有着奴隸，在我底家裏正有十六個奴隸勞動着呢！」

聽了我底這話，他冷笑了一聲。我發見他底向我這邊射來的眼光裏含着有着更大的輕蔑。他底眼睛裏沒有尊敬，沒有羨慕。對於一個領有十六個奴隸的人，居然加以蔑視。我倒覺得有點奇怪了。我幾乎不相信我底眼睛。我不明白這是什麼緣故。我在思索。忽然我有了一個思想，我以爲大概是妬忌在作怪罷，因爲據他底經濟情形看來，他當然不會有奴隸。於是我同情地或者憐憫地問他道：「你家裏大概也有些奴隸罷。」

出乎我底意料之外，他把眼光又一次向我射來，這一次他底眼光裏充滿了驕傲。他昂然說：『我底祖先原是奴隸呢！』他敘說這個，好像在敘說一段功績，他沒有一點羞慚。這使我更加驚疑了。

『不見得罷，你何必這樣謙虛呢！我們既然是熟朋友，』我說。但我心裏却有點不高興他底驕傲，我想他也許是在和我開玩笑。

『謙虛？我爲什麼要謙虛呢？』他驚奇地說。看他這樣子，好像我說了什麼奇怪的話。『但是你明白地說你底祖先是奴隸，』我解釋說。

『我底祖先本來就是奴隸。』

『然而你在大學裏讀書……』我說，我還不肯十分相信他底話。我忽然覺得很不舒服，我想我是在和一個奴隸底後人做朋友，他居然坦白地坐在我底新沙發上面。

『你說奴隸底後人就不應該在大學裏讀書嗎？』他傲慢地問，『我看你底祖先也不見得就不是奴隸罷。』

我好像頭上受了鞭打，捧着頭跳起來。我想我是受着大的侮辱了。我向着他走去。我站在他底面前，我氣憤地看着他說：「你想我底祖先也和你底一樣嗎？不，決不。告訴你，我底父親有十六個奴隸，我底祖父有八個奴隸，我底曾祖有四個奴隸，再數上去，我底祖先還有更多的奴隸呢！」其實再數上去究竟有沒有奴隸還是個問題，我底高祖也許是一個沒有奴隸的小商人，也許就是奴隸底後裔，都是可能的，但我却時常夢想他一定是個大官，有華麗的府第，有不少的姬妾，還有數百個奴隸。

雖然不是常常，但我確實曾有幾次對人說過：「我底祖先做過大官呢！」可是如今他却敢於在我底面前說我是奴隸底後人，這侮辱太大了。我一生只遇過一次這樣大的侮辱。我不能夠忍受。我要對他報復。我用憎怒的眼光看他。我們底眼光遇着了。在他底冷酷的眼光之下，我覺得我底激情漸漸地消退了。我回復了平靜的狀態。我想我應該對他客氣一點。因為他曾有恩於我。於是我懊悔地回到自己底座位上來。

「是的，這我相信你。因為像你這樣的人一定是從有奴隸的家裏生出來的。同樣像

我這樣的人也一定不能夠生在有奴隸的家裏。而且我正在此自豪。」他底態度很堅定。顯然他底話裏含有若干譏刺。

我想他一定是妬嫉到瘋狂了，便忍不住笑起來。

他底臉上現了憤怒的表情，用手在眼前拂了拂，好像要把我從他底眼睛被拂去似的。「你笑，笑什麼呢？是的，我以做奴隸底後人自豪。因為他們底心是和我底接近的……你知道些什麼呢？在你底華麗的房屋內，溫暖的被窩中，甜蜜的好夢裏，你究竟知道什麼呢？……我恨不得使你們這般人底眼睛睜大些呵！……是的，我是一個奴隸底後人，這我用不着諱言的。我可以毫不慚愧地宣布我是一個奴隸底後人。我底父母是奴隸，我底祖父是奴隸，我底曾祖是奴隸，這樣數上去也許在我家裏，根本就找不出一個不是奴隸的人來。」他停了停，樣子很苦惱。

我想他一定是瘋了，最好還是想法騙他出去，免得他在這裏會有什麼意外的舉動。但他馬上就接着說下去了。

『是的，你領有十六個奴隸。你滿足，你快樂，你驕傲。可是你知道你底奴隸是怎樣生活的嗎？你知道一件，是只說一件奴隸底故事嗎？……不，你不會知道。』

『好，讓我告訴你一些奴隸底故事罷……我底祖父，他是一個很忠心的奴隸，我再沒有看見比他更忠心的人。他在主人家裏辛辛苦苦地作了五十年的苦工。他是奴隸底兒子，所以在很小的時候就做奴隸了。當我有記憶的時候，我看見他底頭髮已經灰白了，那時我們住在公館裏的一間破屋內，父親，母親，祖父和我。但母親不常到這裏睡，她要在上房裏服侍太太小姐們。我常常看見祖父被大小的主人責罵，他總是紅着臉低着头接連地應着是字。過後他做得更努力了。在冬天，大風搖撼着破屋底屋頂，冷氣從縫隙裏透進來，我們冷得不能夠睡眠，床太硬了，被太薄了。一個像我這樣的小孩子，一個像祖父這樣的老人，還有一個我底正在壯年的父親。我們去找了些枯枝敗葉和乾草，在土地上燒起一堆火，大家便蹲踞着烤火。這時候祖父底話匣子便打開了。他絮絮地說着他底種種的事蹟，他又開始他底說教，要我將來做一個正直誠實的好人，要我像他那樣忠心地服

侍主人。他說有好奇心是有好報的。父親是不愛說話的人。在祖父底一番說教之後，我們看見火勢漸漸衰了，而時候也不早了，於是三個人緊緊地抱着在床上度過了這寒冷的一晚。

「祖父所說的「好報」終於來了。一個夏天的早晨他忽然失蹤了，後來有人發見他吊死在花園裏的槐樹上。我沒有看見他死後的面貌，因為母親不要我去看，而且人們很快就這屍體處理好了。祖父躺在木板上，一張席子蓋了他底上半身，我只看見他底那一雙肥大而污穢的脚。據說他吊在樹上時的樣子很可怕。兩隻眼睛突出來，舌頭長長地伸出到外面。有時候我很慶幸不曾看見他底這樣子，有時候我又因此而悔恨了。總之從此在我底生涯裏我底祖父就消滅了，我就永遠不能夠再見他一面了。」

「祖父爲什麼要吊死呢？據說原因是很簡單的。原來在他臨死的前一天，主人發見失掉了一件貴重的東西，說一定是祖父偷出去賣了。祖父爭辯着，說他從來對主人很忠心，決不敢偷主人底東西。然而爭辯的結果是主人打了祖父兩記耳光，痛罵了他一頓，要

他想法賠償。祖父自己很慚愧，覺得對不起主人，不能獲得主人底信心，不能報答主人底恩典。他愈想愈是苦惱，加以他做了多年的奴隸，並無什麼積蓄，賠償不起這一筆巨款。於是在五十多年的忠心服侍主人之後，結果是用一根褲帶把自己吊死在主人花園裏的槐樹上，這就是祖父所說的好報了。

『公館裏的人雖然可憐祖父，但都承認那東西是祖父偷了的。從此我不但是奴隸底後人，我又是竊賊底孫兒了。然而我不相信我底祖父會偷竊東西的，我相信他不會做這樣的事。他是一個好人。我常常對母親和父親說：「媽媽，爹爹，告訴我，那東西不是祖父偷的。我說那東西不是祖父偷的，他不會偷任何人底東西。」常常在晚上，父親把我抱在懷裏，父親因爲日裏工作忙碌，很快地就閉了眼睛，我却想起我底好祖父。我不能夠睡。我想像着那突出的眼睛，那伸長的舌頭。我想像着祖父底平日慈祥的面顏。我底眼裏淌出了淚珠。淚珠迷了我底眼睛。我忽然覺得我是在祖父底懷裏了。我緊緊抱着他。我感動地大聲說：「祖父，我相信你是不會偷人家底東西的。我相信那東西不是你偷的。」

「有人在說話了：『牛兒，你說什麼？』我分辨出這是父親底聲音。我屬牛，所以我底小名叫做牛兒。我拭了拭眼睛，祖父已經不見了。我底身邊睡着父親。我不覺大聲哭起來。這一來父親也不能夠睡了。他明白我底悲哀，他也流了眼淚。他用哭聲安慰我說：『牛兒，你說得很對，那東西不是你祖父偷的。我知道那是什麼人偷的。』我於是扭着父親急急地說：『告訴我那是什麼人偷的。告訴我，那是什麼人偷的。你知道你要告訴我。』父親顯得是爲難了。他遲疑了一會兒，淚汪汪地看看我，嘆息了兩聲，然後苦痛地說：『我告訴你。你要賭咒不告訴人。』我發誓了，雖然孩子底口是不可靠的，但他終於對我說了，他悲聲說：『我知道是小主人偷的，你祖父也知道。這是不能夠告訴別人的。你祖父願意把他底性命送掉，我也不能夠說出真話來。現在人死了，說出真話也沒有用，誰會相信呢？……』

彭說到這里略停了一下，顯出苦痛的樣子，接着苦笑地解釋說：『我這里轉述的父親底話自然已經不是他底原文，不過我相信我還不曾把他底說話底大意忘掉。你該不會以爲我是在捏造他底話罷。』

我默默點了點頭，又讓他繼續說下去：「我不明白父親底理由，但是我相信他。我不再問他了。不過我還在想我底祖父，哭我底祖父。」

「這些時候我還有父親和母親。我愛他們，他們也愛我。但自從祖父死了後。父親底臉上總是帶着愁容，我很少看見他笑。我們底生活是愈加憂鬱了。」

「有一天晚上，已經是在冬天了。父親帶着我在屋裏烤火。外面忽然起了吵鬧聲，接着又有人底呼救和哀號。我嚇着了，急忙往父親底懷裏躲，緊緊抱着父親底頸項。父親溫和地在我底耳邊說：「不要緊的，不要怕，有爹爹在這里。」後來外面寂然無聲了。不多幾時有人來把父親叫了去，說主人喚他。他去了，許久不見回來。我一個人屋裏怕得很。後來父親同母親回來了。兩個人臉上都有淚痕。父親抱着我哭個不止，幾次要我喚他。他又和母親談了些很悲慘的話。這晚上我們三個人抱着睡。父親和母親說的話我現在都記不起了，因為有些話在當時我還不懂得牠底意義。我只記得有幾句：「還是讓我死了好，我活着有什麼用處呢？我們是主人底奴隸，我們只有聽從主人底話……我們會生更多

的兒子，兒子又會生孫兒，都是給人家做奴隸的，沒有一個會逃出奴隸底命運。與其活着，讓牛兒也給人家做奴隸，讓奴隸底血統延續下去，還不如由我把這條命賣給主人，讓牛兒讀點書將來也有個出頭的日子」……」

彭這時眼圈兒已經紅了。他停了停，又說：「父親底話至今還明顯地留在我底耳裏。我一生也不會忘掉牠們。固然在這里我不免給他底言辭修飾一下，使牠們更近於你們這般人底格式，但你總可以多少感到他底那一顆無所不愛的熱烈的心還在這些話裏跳動着罷。」

「……母親不多說話，只是抱着父親哭，口裏喃喃說：「你叫我怎麼捨得你？」我不明白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子，但我也哭了。」

「第二天早晨我們還睡在床上，就有人來把父親帶走了。母親拉着他底衣袖哭，我也跟着母親那樣做。他們說，他昨晚打殺了人。我不相信。昨天晚上他明明陪着我烤火。是的，當外面吵鬧聲起的時候，父親正把我抱在懷裏，他並沒有離開我，他不會到外面去殺人。」

的。我心裏非常着急，我去拉着他底衣袖對他說：「父親，告訴他們，你昨天晚上是陪着我在烤火，你不會到外面去殺人的。」父親不開口，只顧望着我流淚。我底頭腦要昏亂了。我想難道他瘋了嗎？我更着急地哀求說：「父親，爲什麼不告訴他們，你昨天晚上在這里陪着我烤火呢？你瘋了嗎？你明白白不會殺人呢！」父親抽泣地回答了一句：「牛兒，那人是我殺的。」只有這短短的一句話。「父親，你騙我，我知道你沒有殺人……」我底話沒有說完，我就被人摔倒在地上，而父親就被人帶走了。

「從此在我底生涯裏我底父親又消滅了，我就永遠不能再見他一面了。據說不到幾個月功夫他就病死在監牢裏了。我底母親從此也不再在這公館裏做事。我們搬到公館附近去住，而且我還得到讀書的機會了。自然我們底用費是由主人供給的。他買了我父親底命，替他底兒子死，（我後來聽見人說那人原是小主人打殺的，）他並不會違背他底約言。……你道我感激他嗎？不，我恨他，我恨他底兒子，他們是我底敵人，他們害了我底祖父和父親。然而他們底錢我是要用，那是我父親用他底性命換來的。父親犧牲了

性命，却把我造成了現在這樣子。他底目的是達到了，無論如何我是要把奴隸底血統終止了……」

他突然閉了口。他底臉上交織着憤怒與忍耐的表情。我看見他底臉上起了一陣可怕的拘攣。他極力咬着嘴唇皮，好像要抑制住一種憤怒底爆發。我想他一定還隱隱着什麼話未說。雖然多少被他底話感動了，但我還禁不住用鋒利的探索的眼光去看他。我底眼光不把他放鬆，似乎在問他：「你究竟還有什麼不可告人的隱衷嗎？」

他好像明白了我底意思，他底臉色馬上漲紅了，不知道是爲着羞愧，還是爲着憤怒。他站起來在房裏大步走了幾步，又坐下來，忽然臉部表情變得很可怕了。他說：「不錯，我底故事是不完全的，我還隱隱着什麼話沒有說。我沒有這勇氣。但現在我還說罷了罷。有一天我從學校裏回來得早一點，我發見母親和一個男人睡在床上調笑。他們不曾看見我。我躲藏在門後看着他們。我底心裏被憤怒和羞愧填滿了。當我在外面苦苦地用功讀書的時候，我底母親在家裏和人睡覺。這思想刺着我心痛，然而我愛我底母親，我不願當

面侮辱她。而且我也認出了這男人。他是我底小主人。不是別一個，正是小主人。是他，他害了我底祖父，他害了我底父親，他現在又要來害我底母親了。我底頭腦昏亂了，我彷彿聽見母親對小主人說：「快走，再遲一會兒，牛兒就會從學堂裏回來了。」小主人說了幾句話，母親接着又說：「請你不要常來，常來會被牛兒遇着的。請你開個恩，發個慈悲罷。」

「我又看見他把母親抱在懷裏了……」

「等我再看清楚周圍的景象時，屋裏只剩下母親一個人了。她坐在床沿上低了頭在想什麼。我連忙奔過去，到她底面前，抱着她底膝。她吃了一驚，臉頓時漲得通紅，驚懼地問：「你回來了？」

「我緊緊抱着她底腿，我羞愧地，憤怒地，但又是愛憐地急急說：「母親，你好羞呀！你這樣大年紀，和那人睡覺。父親死了不到一年。」母親不說一句話，她底手在我底頭上顫抖着。「我在學堂裏苦苦用功，你却在家裏和男人睡覺。母親，你好羞呀！」母親只叫出「牛兒」兩個字，就斜了身子俯在床上嗚嗚地哭起來了。母親底哭聲使我底心變軟了，使我

忘記了方纔看見的一切醜態。我記起她怎樣愛我，怎樣體貼我，怎樣每晚伴着溫習功課，又怎樣安慰我，鼓舞我。我於是撫着她底頭，向她謝罪說：「母親，我錯了，我不該對你說這些話，使你傷心。請饒恕我。」她不動，又過了一些時候她纔抬起頭，坐起來，使我仍舊靠在她底身邊。她悲聲說：「牛兒，你並不錯。我要請你饒恕我。自從你父親死過後我心裏就只有一個你了。我活着也只是爲了你。不然，我是情願跟你父親到地下去的。你不記得你父親臨死前說的話嗎？他決定無論如何不要使你做一個奴隸，要讓你讀點書，好有個出頭的日子。他捨了一條性命，我還捨不得一個身子嗎？論年紀我比小主人大多了，不知道是前世冤孽還是別的緣故，他常常向我胡纏。憑良心說，在公館裏的時候我總是設法避開他，我底身子是很清白的。但是現在你父親死了，我搬出來以後，他又來找我了。自然我也知道他是拿我來開開心。他到別的地方去沒有這麼容易，也要怪我自己底臉兒生得齊整一點。如今我們不在他家做事，却拿他家的錢來過活，你要讀書，你又離不了他家的錢。這時候我沒法不答應他了。他在這裡已經來過十幾次，每一次他走了後我總要哭

許久的……牛兒，請你饒恕我。爲了使你讀書，使你不再做一個奴隸，你媽媽是不願這身子的。」（自然這並不全是她底原文，便是我自己底話也不是當時的原文，我只記得大意而用自己底話句重述出來罷了。）

「我把她抱得更緊，我覺得我更愛她，比從前更愛。我痛惜地請求說：「母親，太苦了你了，我以後不要去讀書了。我不能夠讓你再受這樣大的痛苦。我以後不要再讀書了。我還是去做奴隸罷。」

「她連忙用手蒙了我底嘴，說：「不要亂說。你要讀書，你要做一個好人。你媽媽這身子已經被人玷污了。爲了你讀書，你媽媽吃一輩子的苦也情願。」

「母親哭着把我勸了一晚上，我終於聽從了她底話。第二天早晨我依舊上學堂去讀書，而且此後也不再提起不讀書的話了。我非常用功，我盲目地盡量吞食學校裏所供給我的知識。我相信在這些知識底彼岸便立着我底光明的前途。我決定無論如何總要努力實現父母底願望把奴隸底血統終止了。」

『然而苦痛的現實沉重地壓在我底頭上，過去又像鬼魂一般抓住我底心。生活太苦痛了，尤其是對於一個想從奴隸底境地中努力爬起來的人。不過我還有希望，我還有母親底愛和母親底願望。這可以鼓勵我忍耐一切的。』

『自然小主人還常來，有時我也在家裏。母親當着我底面接待他。我心裏非常恨他，但對他也沒有什麼表示。他走了以後母親好像變了一個人。她總要哭許久，使我費許多功夫安慰她。這樣的生活如果多繼續一些時候，我母親早就會死了。幸好過了六七個月的光景小主人便結婚了。從此他便不再到我家來了。母親和平地和我過了幾年，直到我要到這里來進了大學的時候。』

『母親臨死時樣子非常苦痛，她是被一種思念所苦惱着，我想她大概是一方面痛惜着不能夠看見我學業有成就，一方面又痛惜着她所貢獻了的犧牲罷。我有什麼話可以安慰她呢？我只有抱着她痛哭。她底最後的話至今還在我底耳畔響着：「牛兒，我去了，我不能夠再給你照料一切了。你不要傷心，要好好地讀書，答應我你將來決不再做奴隸。』

你，你底子孫都不會再做奴隸。」我答應了。我在她底面前發了誓。

「自從母親死了以來於今又有三年了。我沒有一天忘掉過她，我沒有一天忘掉過祖父和父親。我常常想起他們底卑賤的生存，我一點也不慚愧，我沒有紅過一次臉。我很驕傲。我底祖先是奴隸，是的，我很驕傲，固然我底祖父被人誣爲竊賊而自縊，我底父親代人受罪而病死獄中，我底母親被人姦污。但是你能夠說他們自身有什麼污點嗎？他們害過什麼人嗎？……」他底話語更急了。「是的，你會非笑他們，你會鄙視他們。要是你能夠知道他們底心呵！他們底那一顆黃金似的心，在你們那般人中間是尋不出來的！」

「我常常在深夜還不能夠閉眼。我想着他們，我底心被一種思念磨難着。這並不是羞愧，這是憤怒。我想像着這時候我安靜地睡在床上，然而在別處還有那二百萬以上的奴隸在悲泣他們底不幸的命運。他們恰像我底祖父們那樣地生活着，受苦着。就在這時候，當主人們已經沈醉在甜蜜的好夢裏了，而他們，年老的被人誣爲竊賊，等待着第二天早晨吊死的命運；壯年的被迫着去替主人受罪等着別人來逮捕；做母親和做女兒的都

睡在主人們底懷裏任他們調笑；孩子們緊抱着父親痛哭。這時候我底心裏充滿了惡毒詛咒。我詛咒你們，我詛咒你們這般人，我要加害你們不留一個。你們害死我底祖父，又買了我父親底命，姦污了我底母親。他們都死了，而你們還活着。我要向你們報復……」

他底樣子變得更可怕了。他站起向着我走過來。我吃了一驚，幾乎要叫出聲來，正預備着要抵抗。他却走向窗前去了。他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景物，忽然把指頭向外面一伸，憤怒地說：「你看。」我隨着他底指頭看去，正看見斜對面的小果爾夫球場。球場裏電燈燃得十分輝煌，兩三個白衣侍僕在門口徘徊，一個半裸的外國女子在那里賣票。一對對的裝飾得很漂亮的男女青年慢步兒往門裏走去。

『我們整年整月辛苦地勞動着。我們底祖父吊死在樹上，我們底父親病死在監牢裏，我們底母親姊妹被人姦污，我們底孩子在痛哭。而那般人呀，從你們那般人中間是找不出來一個有良心的。』他底聲音裏含着無窮的憤怒，似乎整個階級底多年來的苦痛在這裏面蕩漾了。這聲音無情地鞭打着我底心。我底眼睛突然睜開了。我底眼前現了許

多幅悲慘的圖畫。我清楚地知道我家裏有十六個奴隸，而且我記憶起了我曾經有過意思要把奴隸底數目增加到三十二、十六、三十二，這兩個數目不住地在我底眼前晃。我彷彿覺得我就是那個小主人，我是在誣陷人家底祖父，害人家底父親，姦污人家底母親。一種恐怖壓倒了我，我覺得有兩隻攫取捕獲物的眼睛在我底身上轉，我想我底末日來了，我不覺驚恐地叫了。

「李，什麼事你在叫什麼？」他溫和地問。

我半晌說不出話，我只顧拭眼睛。

「李，你怕我嗎？你知道我是不會害你的，」他苦笑着說。

這時候我已經鎮靜多了。我注意地看他底臉，那並沒有一點兇惡的樣子。我記起了他曾經救過我底性命。我便驚疑地問：「彭，你當初爲什麼要救我底性命呢？我也是一個奴隸所有主，我也是你底敵人，你爲什麼不讓我被汽車輾死呢？」

他苦笑着半晌不作聲，然後溫和地說：「大概我還有這一顆奴隸底心罷。」我被感

動了，我靜靜地看着他，我覺得要哭了。

他看見我不說話，以爲我不懂他底意思，便解釋說：『把自己底幸福完全拋棄，去給別人謀幸福。爲了別人甘願把自己底性命犧牲掉，一點也不悔恨，這就是所謂奴隸底心罷。這顆心我底祖先傳給我底祖父，祖父傳給我父親，父親如今又傳給我了。』他說着，用手指着胸膛，我望過去，我彷彿看見一顆鮮紅的大心在他底胸膛裏跳動。我又回頭看自己底胸膛。我底漂亮的法蘭絨西裝遮住了一切。

『這奴隸底心，要到什麼時候我才可以去掉這奴隸底心呵！』他底嘆息的聲音直往我底耳邊送。我連忙蒙着耳朵。我連這一顆奴隸底心也沒有。也許我竟是全然沒有心的。我被羞愧，恐怖，悲哀，昏亂壓倒了。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走的。

以後我便不常和他見面，因爲他底舉動漸漸變得奇怪了。操場裏很少有他底腳跡，也不看見他在校外散步了，常常在寢室裏也找不見他。我們變得很疏遠了。後來我也就忘去了他底故事。我有我底朋友，我有我底娛樂。我也進電影院。我也進跳舞場，我也和女

友同去玩小果爾夫球。我和朋友們談起各人家裏的奴隸時我也很驕傲地說：「我家裏領有着十六個奴隸，而且我將來一定要把奴隸底數目增加到三十二個呢！」

我畢業後不到幾年的功夫，我底願望果然實現了。我有了三十二個奴隸。他們忠心地服侍着我和我底家屬。我快樂，我滿足。我早把彭所告訴我的奴隸底故事忘得乾乾淨淨了。

有一天我和妻在花園裏納涼，四個奴隸在旁邊伺候着。我在翻閱本日的報紙。偶爾在本埠新聞欄裏發見一段槍斃革命黨人的記事。這個革命黨人底姓名正和彭相同。我知道一定是他，一定是那個救過我底性命而又被我忘掉的恩人。那被忘却了多年的他底話語又浮現在我底腦裏了。我想他現在是把那一顆奴隸底心去掉了。他底奴隸底血統是從此終止了。這在他也許是幸事。但我想起他救我底性命的一回事，總覺得心裏歉然。我呆望着報紙想了一些時候，忍不住嘆息了兩聲。

「親愛的，你有什麼不舒服嗎？你好好地爲什麼嘆氣？」旁邊坐着的妻伸過手來撫

摩我底手，她又掉頭用她底溫柔而驚訝的眼光看我。

「沒有什麼，我從前的一個同學死了。他真可憐。」我看着妻底充滿了愛情的美麗的臉和那一對清瑩的大眼睛，我把一切都忘掉了，我淡淡地這樣回答她以後，便把報紙拋在草地上，去挽了底她頸項，和她接了一個甜蜜的吻。

好 人

在做小孩的時候很少記憶到過去的事，可是年歲增長，記憶就一天天地多起來，似乎過去的事都是值得懷念的了。我可以說不是爲現實而生活，是爲懷念而生活。因爲在現實中簡直沒有值得人留戀的東西。

以前在學校裏讀書的時候，似乎眼睛上束了一層縛帶，我所看見的只是世界底一小部分，我只看見花，看見光，看見春天的太陽，我覺得世界是十分美麗。

到了一定的期限我和學校生活絕了緣，據說我應該走進社會裏去了。我便開始發見了世界底另一面目。縛帶漸次從眼睛上落了下來，於是世界變得更大了，我看見了污泥，我看見了眼淚，我看見了黑暗，因爲我是走進社會裏面了。

我底生活方式也變更了，和以前的完全不一樣。以前在學校裏苦心學得來的東西

這時候一點也用不着。我便又開始受着一種新的教育，這纔是真正的吃飯處世的教育。這教育底第一步就是拚命忘掉在學校裏所學的東西，這時候我倒後悔以前在學校時爲什麼要那樣用功了。我更後悔的是曾經遠渡重洋給我自己增加了更多的記憶材料。

不管這一層是否做得到。然而每天的功課卻是必須做的：奉承上司，統御屬下，打牌，看戲，喝酒，吃飯，換句話說就是向一些人做笑臉，又向另一些人做歪臉，或是請客吃飯或是被人請去吃酒。這並不是因爲我對於這些事本身有興趣，卻是因爲我不得不這樣做。從前在本省中學校裏讀書的時候，曾經聽過名滿全國的模範督軍底講演，其中講得最響亮的兩句是「學不學個，做好人有飯吃學個什麼？——諸生當以此立志。」我和許多同學一樣都是崇拜偉人的，所以從那個時候起我們就立了志了。雖然當時也和現在一樣並不知道怎樣纔算做好人，而且模範督軍也並不曾告訴我們，可是現在我卻是有飯吃了。

然而單是有飯吃是不夠的。在吃了飯以後記憶便時常來折磨我。我屢次想把學校時代的舊事忘掉，結果總是這些事情比別的更先湧現在我底頭腦裏。有時候牠們甚至於接連地來把其他的思念都驅了出去。於是我底眼光便落在寫字檯左端的一本藍皮小書上面了。（原來我家裏也有一個很好的寫字檯，雖然我平日很少讀書寫字。）我便把書拿在手裏，翻開封面，書前空白葉上的題字便顯現於我底眼簾：『贈我底青年朋友王』署的名字是C.M. 看着那似乎在顫抖的字跡，我便馬上在腦裏構出一個溫和的老年入底相貌，光陰便又倒流幾年了。

我和查理穆東先生認識，是我在巴黎讀書的時候。那時的我並不像現在這樣子，是很喜歡讀書的。穆東先生在P街開了一家書舖，離我寄宿的那所旅館只有兩三條街的遠近。穆東先生底店舖是賣舊書的，但新出的書也有，不過封面稍微舊一點，書葉也已經被人裁開了，可是價錢卻因此便宜了許多。我底經濟狀況並不十分寬裕，所以我平日很少進新書店，要買什麼書總是在穆東先生那里買。要是那里沒有現成的話，就請他隨

時替我留心搜求，並不要許多時間，他就會把我要的書找了來。在這樣情形之下，我和他就成了朋友。

穆東先生快五十歲了，他有一個妻子，相貌很端正，年紀卻比他小得多，不過是一個聾子。這事我最初還不知道。有一天我去問一本書，正遇着老頭兒不在店裏，我推開門進去，看見她，便招呼了一聲『日安』，可是她並不回答我，好像不會聽見一樣。我便又大聲說了一句，她依然不動一動。我覺得非常難堪，因為中國人在外國往往被人輕視，也許就是爲了這個緣故，我纔遭她底白眼。我想馬上就走出去，可是我太愛那一本書了。我看見牠高坐在書櫃底最高一層，向我看下來，非常可愛。我不忍和牠分別，所以便冒險再去試一試。這一次我走到她底面前，還未開口，她便笑嘻嘻地招呼我。我發出第一句問話時，她就取出了聽筒來，於是我纔知道先前的疑心都是錯誤，她原來是一個聾子。

可是我底好奇心又起來了。我想一個快到五十歲的老頭兒會娶一個很年輕的女郎，她又是個聾子：這是什麼緣故呢？我底好奇心一天一天地增加起來，但我卻不敢問老

頭兒，因為當時我和他還不熟識。

機會終於來了。有一天下午我在盧森堡公園裏散步。是在春天，盧森堡之春是非常迷人的，牠有一種魔力，牠給人喚起了生命之烈焰，牠使人覺得生命真是無處不在。每一株樹，每一片草也都含有強烈的生機，甚至於終年立在那里的石像也似乎露出溫和的笑容了。許多十六七歲的姑娘袒着胸露着臂，在稀疏的林間跑，草地上還有男女青年在拍網球。到處都是兒童底笑語聲。我在那噴水池旁邊坐着，看一股一股的水冒上來被風一吹，把水花吹得四散，一絲一絲的，聯續不斷。我注意地看着。忽然有人在後面拍我底肩，叫『王先生』，我轉過身子，看見穆東先生立在我底面前。陽光照着他底半禿的頭，依舊是扁平的鼻子，和那發光的眼睛，可是似乎年輕了一些，臉上的血色更多了。『穆東先生，你真是愈活愈年輕了。』我笑着說。他點頭微笑。

我們握了手，就在旁邊找了一個空着的石凳坐下來，開始談着各種閒話，他底口一開，似乎就關不住了，總是我說一句他就說十幾句，決不肯讓我多說。我看見他底興致這

樣好，便想起了在胸中懷了許久而未曾吐出的問話。我想這是很好的機會了。於是我大膽問了關於他和他妻子底奇怪的結合的話。

「怎麼會是奇怪的呢？」他驚訝地說，「我覺得一點也不奇怪，很自然的，她需要我，我需要她。就完了。」他聳着他底肩。

「事情不會有這樣簡單的罷。每一件事說起來都是很長的呢！」我解釋說。

「好，我告訴你罷。」他點着頭說，「距今二十幾年前我認識一個青年，正是像你這樣的年紀，他起先在大學裏讀書，不知爲什麼後來卻停了學做工去了，大約是因爲沒有錢的緣故罷。聽說他和社會黨人弄在一起。他底兵役的年限到了，他應該去服兵役，可是他拒絕了。因此他就被逮捕受嚴重審判，被押到非洲殖民地上去作苦工。」說到這里，他忽然問我道：「所謂在非洲殖民地上去作苦工是什麼一回事，你知道嗎？」他並不等我回答，自己又說：「你不會知道的，這就是等於死。」

其實我完全知道，因爲我曾經在臘人館看見過關於這事件的一幕塑像。我知道他

底話並沒有誇張。於是那一幕驚心動魄的景象便顯現於我底腦際，但這時候我卻沒有多的時間去想牠，因為穆東先生又在說話了。

「他從此一去就不回來了。他去了不久他底情人（他們雖然同居，但並沒有結婚）便給他生了一個女孩。那時我也常到他家裏去的。

「三四個月以後在一個落大雪的夜晚，我從外面回家，在門口拾了一個包裹。我拿到裏面去看，纔知道這是一個女孩，另外附有一張字條，寫着幾行拙劣的字，這幾句話我至今還記得很清楚：「我也勉強支持了這幾個月，現在不得不放棄她了。我把她交給你，因為你是他底唯一的朋友，你又是一個心腸好的人。我怕你不肯要她，所以纔在這夜晚偷偷放在你底門口。請你看了上帝底面上，把她收下撫養罷。」我知道這是誰寫的。

「我從來沒有照料小孩的經驗，我費了很大的力量纔把她安置好了。第二天早晨抱她到她底母親那里去，可是屋子已經空了。

「我只得把孩子帶回自己家裏養，雖然很費力卻也應付過去了。不到一個月我得

着了她底母親的消息。她在D縣裏投水死了。究竟是爲了什麼緣故，我卻不知道，也沒有知道。於是撫養這孩子的責任就緊緊地縛在我底身上了。

「孩子一天天地大起來，漸漸成了一個可愛的女孩，我愛她和親生的女兒沒有兩樣，我送她在中學讀了書。後來就在我底店裏幫忙，因爲那時候我已經在開書店了，不過是在我底故鄉裏。」

「在幼小的時候她是我底累贅物，可是慢慢長大的時候她又是我底安慰了。每天非見着她不快活。」她愈是長大起來，我愈是愛她，「可是另一種恐怖的感覺又慢慢生長起來，似乎有誰天天在我底耳邊說：『她愈長大，她離開你的日子便愈近了。』」想到這一層我覺得很難受。可是我既不是她底父親，又不是她底親人，我有什麼權利可以留住她呢？她要去時我也只得讓她去。

「從這時候起我底生活便不安定了。我時時刻刻被恐懼纏着。我喜歡見她，但有時卻甚至故意避開她，爲的是怕她會從我底口裏探出來我不是她底父親。」

「我所恐懼的事終於來了，這並不是她知道了我不是她底父親，卻是她有了愛人，是一個從巴黎來的富家子弟。他們間的愛情逐漸濃厚起來，我底恐懼也逐漸增加了。我知道我不能夠把他們倆分開，因此我底妬忌心也變得愈厲害了。有幾次我做出悲傷的樣子對她說：「你一點也不愛你底父親嗎？他辛辛苦苦地撫養你這許多年。你現在要離開他了，跟別人走了！」

「這些話雖然賺了她一些眼淚，但終不能消滅她對他的愛情。於是她決定和他訂婚了。」

「在這些日子裏我底心裏起了猛烈的激鬪。幾種衝突的思想互相鬪着。我有時想到爲了她底幸福我應該讓她去，我有時又想她去了以後我自己如何能夠生活下去。我有幾夜沒有睡好覺，最後我終於決定了，因爲事實的進行不容我不決定了。」

「在他們訂婚底前夕我跑到他底家裏，把她底來歷告訴了他。說她並不是我底女兒，她底父親是非洲殖民地上的囚徒，她底母親投河而死，而且他們並不會結過婚。你相

信我，我說的都是真話，我並不會假造一句話來誣蔑我底死友。

「於是他寫了一封信給她，說明他爲什麼緣故不能和他結婚。他真狠心，他把我底話通統寫進去了，自然不會註明話是我說的。」

「她得着信整整哭了半天。她去見他，被他拒絕了。當她知道他在某一晚上搭晚車赴巴黎的時候，她便跑到車站去看他。」

「我們底家離車站很遠，那晚上落着大風雪，道路快被雪封了，我苦勸她不要出去，但她無論如何不肯聽從。她終於出去了。我想她一定不會走到車站，會中途折回的。可是她去了許久還沒有回來。我急了，我覺得定有意外的事情發生了，便連忙找了幾個人打起燈籠去找尋。」

「雪漫天的落着，風尖利的割着我們底臉，我屢次要倒下去，但終於支持住了。後來在山坡下一株柏樹下而找到了她，她側着身子臥着，一身蓋着雪，只有一絲熱氣。我們把她抬回家裏，費了許多功夫纔把她救醒。第二天她就病了，病了一兩個月。病好起來，耳卻

費了。

「病好以後她似乎完全忘掉他了。她甚至不願和別的男子多往來。我們底關係，她已經知道了。後來倒是她先向我表示願意嫁給我。於是我們便結婚了。這就是她需要我，我需要她。這樣的結合並不奇怪。你看我們倆過得很快活的，從來不曾鬧過一次架。我告訴你，她底名字叫瑪爾德。」

他敘述完了故事，顯出滿足的笑容，表示他底生活是很幸福的。他說到她底名字時，露出了無限的溫情，我知道他還是在愛她。

可是我卻奇怪他對於他自己所做過的那件事，（即是破壞那一對青年男女底婚姻的，事）居然一點也不覺得悔恨。他好像以為這是很平常的事，而且他取的手段是正當的，這更使我驚疑不止了。

「怎麼，你說不奇怪？你不是用了不正當的手段取得妻子的嗎？」我驚訝地問。

「不正當的手段？」他也驚訝地望着我說。「什麼不正當的手段？我說過一句假話

嗎？我是騙取了她底愛情嗎？我們兩個不是過活得很幸福嗎？」

「可是她應該嫁給那個富家子弟呢！」我莊重地說。

「爲什麼？」他驚疑地問。他忽然笑起來說：「你們東方人真沒有辦法。你真是十足的東方人呢！」

我還想和他辯論，卻被他笑得不好意思了。我沈默了一會兒，他卻借這機會告辭走了。

過後我也常常到他那里去，我注意地觀察他們底生活。他們兩個的確非常相愛，我不懂得這是什麼緣故。我想，要是瑪爾德知道了真相呢？……可是我沒有勇氣把真相告訴她。

他們兩個對我都很好，在回國以前我是他們底好朋友，便在動身回國的時候，穆東先生還把他所寶愛的一本絕版了的遊記送給我，就是這一本藍皮小書了。

回國以後，我還不會忘掉穆東先生，他送我的紀念物——藍皮小書還在我底身邊。

我每看見牠，就想到穆東先生這個人，我不覺問自己道：『究竟穆東先生算不算是好人呢？』我自己很不能夠回答。

我依然一天一天地奉承上司，統御屬下，打牌，看戲，喝酒，吃飯，換句更好聽的話說，我是在受吃飯和處世的教育。

狗

一

我不知道自己的姓名，不知道自己的年紀。我是像一塊石子似的被擲到這世界上來，於是我便生存了。我不知道誰是我的父親，誰是我的母親。我只是一件被遺失了的東西。我有黃的皮膚，黑的頭髮，黑的眼瞳，低的鼻子，短小的身材。我是那千百萬人中間的一個，而且是命定了要在那些人中間生活下去的。

每個人都有他的童年。我也有我的童年。我的童年卻與其他的人的不同。我不知道暖熱，我不知道飽滿，我也不知道什麼叫做愛。我所知道的只是寒冷與饑餓。

有一天正確的日子已經記不清楚了，總之是有一天，一個瘦長的滿臉皺紋的老年

人站在我的面前說：『在你這樣的年紀應該進學校去讀書。求學是人生的第一件要事。』他的樣子很莊重，他的聲音很溫柔。

於是我去了，我忘掉了自己的饑餓，忘掉了自己的寒冷。我四處找尋，我發見了堂皇的建築，我也發見了簡單的房屋，據說這都是被稱爲學校一類的東西。我昂然走進去了，因爲我記着求學是人生的第一件要事。

『去這裡是你不配進來的！』無論在堂皇的建築或簡單的房屋，無論在門口遇見的是兇惡的面孔或和善的面孔，我總會聽見這一句同樣的話。這一句話像皮鞭一樣打着我的全身。我覺得全身都在發痛。我低下頭去了。從裏面送出來孩子們的笑語，長久地在我的耳邊盪漾。我第一次開始疑惑起來，我是否是一個人了。

我的疑惑一天一天地加增起來。我要不想這問題，可是在我的耳邊似乎時常有一個聲音在問：『你究竟算不算是一個人呢？』

破廟裏有一座神像。神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我這樣想。神龕裏沒有簾帷，神的莊

嚴的相貌全露出來。雖然身上的金已經脫落了，甚至一隻手也斷了，但神究竟是神呵。我跪倒在破爛的供桌前禱告着：「神呵，請指示給我，我究竟是不是可以算做一個人呢？」神的口永遠閉着，甚至在夢裏他也不肯給我一點指示。可是我自己終於解決了這個問題。我說：「像這樣怎麼能夠算做一個人呢？這豈不是太污辱了這個神聖的字嗎？」於是我明白我並不是一個人了。

我斷定我的生活是很合理的，我討殘湯剩飯猶如狗之向人討骨頭。我並不是一個人，不過是狗一類的東西。

我又想，既然是東西當然可以出賣，我便決心把自己出賣了。我插了一根草標在背上，我慢步走過熱鬧與不熱鬧的街市，我擡起頭慢慢地走，為的是把自己展覽給人們看，以便找得一個主顧，我不要代價，只要人收留我，給我一點骨頭啃，我就可以像狗一樣地忠心服侍他。

可是從太陽出來的時候起一直走到太陽落下山去，我沒有遇見一個人走來向我

問一句話。到處都是猶笑的歪臉。只有一兩個孩子走到我身邊玩弄我背上插的草標。

我疲倦了，我又餓，然而我不得不回到破廟裏去。在路旁，我拾起了半塊帶着塵土的饅頭，雖然是又硬又黑，但我終於嚥下去了。我很高興，因為我的胃居然和狗的胃差不多。

在破廟裏沒有一點人聲。我想，連作爲東西，我也賣不出去了。我不但不是人，而且也是在人間完全需要不着的東西。我便痛哭起來，因為人的淚固然是很寶貴的，而一件不需要的東西根本就不值一錢。

我俯在供桌前痛哭。我想哭個夠，因為我現在還有眼淚，而且只有眼淚。我不僅在破廟裏哭，我甚至跑到有錢人的公館門前去哭了。

我躲在一家大公館門前的牆角裏，我冷，我餓，我哭了，因為我可以吞我的眼淚，聽我的哭聲，免得聽見饑餓在我的肚裏叫。

一個穿着漂亮洋服的青年出來了，他並不會看我一眼；一個穿着漂亮長袍的中年人進去了，他也不曾看我一眼，許多的人走過了，沒有一個人曾注意到我，好像我並不會

站在這里一般。

終於一個身材高大的漢子從裏面走了出來，他注意到我了。他走到我面前，罵道：『去，這里不是你哭的地方。』

他的話響亮得和雷聲差不多，我的全個頭腦都被震昏了。我的身子被他踢着，像狗一樣。我止了哭聲，捧着頭走開了。我不說一句話，因為我沒有話可說了。

回到破廟裏，我躺下來，因為我沒有力氣了。我躺在地上叫號，恰像一隻受傷的狗。神的莊嚴的眼睛看下來，這一雙眼睛撫着我的疼痛的全身。

我的眼淚沒有了。我爬起來，我充滿了感激的跪在供桌前禱告：

『雖然不是一個人，但既然被命定了該活在世界上，那麼就活下去罷。生下來就沒有父母，沒有親人，像一件被遺失了的東西，那麼就請你大公無私的神作為我的父親罷，因為我不是人，在人間是不會得着誰的撫愛的。』

神的口永遠閉着，他並沒有說一句反對的話。

於是我有父親了，那神，那斷了一隻手的大公無私的神呵。

二

我每天雖然和平常一樣出去向人們討一點骨頭，但是只要有了一點東西塞住了我的饑餓以後，我便回來了，因為我也和別的人一樣，家裏有着一個父親，雖然這家就是破廟，父親就是神，而且他的口永遠閉着，不說一句安慰我的話，但在這世界上不肯離開我的卻只有他一個了。所以他還是我的唯一的親屬。

雖然是在寒冷和饑餓中，日子也過得很快，我是一天一天地長大了。一種奇怪的東西也漸漸在我的身體內發生着。

我自己明白我並不是一個人，而且常常拿這樣的話來提醒自己，可是人的慾望卻漸漸地在我的身體內生長起來，

我渴望和別的人一樣有好的飲食，大的房屋，漂亮的衣服，和溫暖的被窩。

「這是人的慾望了。你不是人，怎麼能夠得着這些東西呢？」我一旦發見自己有了奇異的思想時，便這樣地提醒着自己。

然而話是沒有用的，人的慾望畢竟在狗一類的身體裏生長起來了。雖然明知道這是危險的事，自己也沒有方法阻止牠。

於是大街中商店裏的種種貨物在我的眼前就變得非常引誘人了。尤其使我動心的就是那一雙時常在街中走着的腿。那一雙粉紅色的腿，肉色的腿，多麼細緻，多麼柔嫩，多麼渾圓，真是找不出一點邊際，好像是由一塊紅玉鑿成的，但世間又沒有那樣大的紅玉，而且紅玉又不會有那樣的軟。這一雙腿有時在街中走着，不是在走，是在微微地跳舞。她們常常遮了我的視線，好像是兩隻大的圓柱。有時候她們被擺在黃包車上面，一隻壓着一隻，沈醉的斜臥在車上，好像等人來撫摩，來玩弄。

我屢次遠遠地就伸出手，想走到那一雙腿面前去撫摩，去玩弄，可是當我的眼光逼近了那一雙腿的時候，一個念頭便開始咬着我的頭腦：「小心着，你並不是人呢！」於是

我的勇氣消失了。

有一天，我卻看見那一雙腿的旁邊躺着一隻白毛的小狗，牠的臉緊偎着那一雙腿，而且牠還沿着腿跳到上面去。我想『這不一定要人纔可以做呢？小狗也可以的。』這樣想着，勇氣便陡然發生了。我向着那一雙可愛的腿跑過去。我快要跑到了，不知從什麼地方來了一隻手把我抓住往地上一推。

『你瞎了眼睛，』我只聽見這一句話，便覺得頭腦昏亂了，眼睛裏面有許多金星在跳，我睡倒在地上。

我爬起來，四面都是笑臉，腿已經看不見了。奇怪的笑聲割痛着我的耳朵。我蒙着耳逃走了。

一層縛帶，從我的眼睛上落了下來。我明白了。我恍然明白了。這許多年以來我得意地以為自己是一隻狗，或狗一類的東西，可是現在我纔知道我還不做狗呢！

我帶着沉重的心回到破廟裏，我坐在供桌的下面。我默默的想着，想着。我彷彿看見

了那隻白毛的小狗怎樣親切地偎着那一雙腿；我彷彿又看見牠怎樣舒服地住在大的公館裏，有好的飲食，有溫暖的被窩，有溫柔的撫愛，舐嫉像蛇一樣敲着我的心。我於是爬在地上，我用雙手雙腳爬行着，我搖着頭，擺着屁股，我汪汪地叫着。我想看我做得像不像一隻狗。

我汪汪地叫着。我覺得和狗叫差不多。我想這時候我總可以算做一隻狗了。我滿意，我快活。我不住在地上爬。

然而我的兩隻腳終於要站起來，兩隻手也不能夠再爬了。失望鎖住了我的心。

「連狗也沒有福氣做呵，」我又躺在地上絕望地哭起來。

我含着眼淚跪在供桌前禱告：

「神呵，作爲我的父親的神呵，請你使我變做狗罷，和那一條白毛小狗一樣。」
神的口永遠閉着。

我每天在地上爬，我汪汪地叫，但我還沒有做狗的福氣。

我有黃的皮膚，黑的頭髮，黑的眼瞳，低的鼻子，短小的身材。

然而世界上還有白的皮膚，黃的頭髮，綠的眼瞳，高的鼻子，高大的身材。

他們，一個，兩個，三個在街中大步走着，昂然地擡頭四面張望，亂唱，亂叫，亂笑，好像這大街中就只有他們三個人。其餘的人畏怯地在他們身旁走過，或是遠遠避開他們。

我有了新的發見了。所謂人原來也是分着等級的。在我平常看見的那種人上面，竟然還有一種比他們更偉大的人。

戴着白布的帽子，穿着有白邊的藍色衣褲，領口敞開，露出有毛的皮膚，兩個，三個，四個，自從有了那一次的新發見後，我便常常在街中看見這種更偉大的人了。

牠們永遠是笑着，唱着，叫着，或是拿着酒瓶打人，或是摸女人的臉。有時候，我甚至看見他們坐在黃包車上面，膝上還坐着我所愛的那一雙粉紅色的腿。他們嘴裏說着我不

懂得的話語。

人們恭敬地避讓他們，我更不敢接近他們身邊，因為他們太偉大了。

我只是遠遠地望着他們，我暗中崇拜着，我祝福着。我的饑餓被欣喜滿足了。我爲了世界上有這樣的偉人而慶幸着，我甚至於因此而忘掉了自己的痛苦。

我暗中崇拜他們，祝福他們。我時時謹戒着自己，不要接近他們身邊，免得褻瀆了他們。可是有一次我終於接近他們了。

在旁晚的時候，因爲饑餓與疲倦的緣故，我走不動了。我便坐在路旁牆邊，撫着我的塗着血和泥的赤足。饑餓敲着我的心，我的眼睛也昏花了，看不清楚周圍的一切，以至連那偉大的人走來也看不見了。等到看見了要起來避開，然而太遲了。

一隻異常鋒利的腳向我的左臂踢來，好像這隻臂膀被刀砍斷了似的，我痛倒在地
上滾。

「狗，」我清清楚楚聽見這個字從偉大的人的口裏吐出來。

我的手揉着傷痕，我的口裏反覆地念着這一個「狗」字。

我終於回到了破廟裏，我忘掉了痛苦的傷痕。我在地上爬着。我搖着頭，我擺着屁股，我汪汪地叫。我覺得我是一條狗。

我心裏很快活，我笑着，我流了眼淚地笑着。我明白現在我真正是一條狗了。

我帶着感激跪在供桌前禱告：

「神呵。作為我的父親的神呵！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地感謝你。因為我現在是一條狗了，那偉大的人，那人上的人，居然叫我做「狗」了。」

神的口永遠閉着。

我不停地在地上爬，我汪汪地叫。因為我是一條狗。

四

我又在街中遇見那一雙粉紅色的腿了，牠們慢慢向我走來，像兩隻圓柱。

我幾乎不能忍耐地等他們走過來。我的心裏充滿了快樂，因為我現在是一條狗了。皮鞋的聲音近了，我急急地向着那一雙腿撲過去。我爬着，我緊緊抱着那一雙我渴望了許久的粉紅色的腿。我把臉緊偎着牠們，我又去舐他們。異樣的味道送進我的鼻，我漸漸陶醉了。我的耳邊響着種種的聲音，重的東西壓在我的身上，許多隻手在拖我，可是我緊緊抱着那一雙腿死不放。

五

等我回復了知覺的時候，我是在一個黑暗的洞裏。沒有一點人聲，空氣很沉重，我的呼吸快要閉塞了。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但我知道這決不是狗窩。我還想在地上爬，還想汪汪地叫，可是我的全身疼痛得厲害，連動也不能動一動了。

我又想，在那破廟裏斷了一隻手的大公無私的神依舊冷清清的坐在神龕裏面，可是我再也不能夠跪在供桌前禱告了。

光明

青年作家張望底生活裏近來有了一種奇異的變化。這變化是逐漸來的，而且最初的時候連他自己也不覺得，可是後來終於有一天他恍然地明白自己是和從前不同了，這就是說和近三四年來的他不同了。

是的，他如今確是和從前不同了。其顯著的特徵就是他底頭腦變得枯窘了。他每每拿起筆攤開紙想像從前那樣寫點文章，結果往往思索了許久却不曾寫出一個字。他現在似乎是疲倦了，精力竭盡了，好像他底頭腦裏只有一點死水，一旦汲盡就再也不會流出水來了，甚至於一滴也不會再有。一個著作家遇了這樣的情形當然是很可悲的，要是這人上了年紀的話，也許就會拋棄了一切躺下來靜候着死底來臨了。然而張望是一個青年，在他底身體內還有青年的熱血在流，他不希望死，他不想放棄一切，他還不灰心，還

不屈服。所以不管他底生活裏有了什麼變化，他依舊每天每夜地拿起筆攤開紙，把時間銷磨在思索裏，爲的是還想繼續他底工作。

這一晚上他也是如此。這是一個非常沈寂而美妙的月夜，沒有一點聲音來擾亂他底思想，周圍是如此安靜。他和往常一樣，拿起筆攤開紙，打算繼續寫他底一個未完的短篇，這小說底題名是「光明」，是描寫一個青年追求光明的故事。他想在這短篇裏略略寫出一個青年怎樣和黑暗的環境奮鬥，經過了長時間的困苦而終於求得了光明。這題材本可以用來寫一個長篇，可是他因爲頭腦枯窘的緣故怕一時沒有精力寫完，便決意改作短篇了。然而費了幾夜的功夫，這短篇還只是起了一個頭。

『怎麼！頭腦竟然變得這麼枯窘了！』他望着面前桌子上攤開的稿紙，不覺悲嘆起來，便放下筆，把眼睛向四處望。當他底茫然的眼光落在右邊的幾個亂疊在一處的信封上面的時候，他像受了針刺似的，身子不自主地抖了一下。他底眼光長久地落在這一疊信封上面，好像這就是牠底歸宿地。於是這一些信底內容又漸次浮現在他底腦裏了。

他近來常常接到這類的信函。這些信都是從不相識的人寄來的，有的在信函末尾署着一個非常陌生的名字，有的甚至不署名，或者用一個簡單的符號來代替。然而這些信裏不尋常地充滿了率直而誠懇的語句，而且每一封信都給了他一個不能忘掉的印象，好像牠們都有一種不能抵禦的力量把他壓倒了。

第一封信開始便說：「我在你底文章上認識你，我相信你是一個充滿着熱血的人，我相信你不是一個想踏着那用骨頭鋪砌的路來登上金字塔的人，所以我才來和你通信。」在這樣鬧端之後，接着作者便介紹他自己底三十多年的生活：他原是一個孤兒，怎樣經過多年的苦鬥纔在中學畢了業，故鄉的環境又如何使他在不能立足，於是懷着一種希望到了南洋。在那里飄流了一些時候，纔找到一個比較安定的位置，而現實的生活又把他底希望摧毀盡淨了。但他並不灰心。他在這廢墟之上鼓舞起勇氣去從事社會事業，他便開始辦黨了。經過了兩年的辛苦工作之後所得的報酬是殖民地政府底驅逐。他說：「當我底身子還在那駛向祖國的輪船上的時候，我覺得我似乎做了一件非常

快樂的事。我滿心以爲歸國後定有一個光明的希望在等着我。」他帶着這樣的熱情回到了他所渴望的祖國。可是他終於失望了。在歸國的幾年中他慢慢地認識了祖國的一切，而同時他底希望却一天一天地減少以致消滅。他追求光明，追求暖熱，而他底周圍只是黑暗，只是寒冷。他曾經懷着一個真誠的心相信一切的人，然而結果他受了衆人底騙。他看見許多的人一面喊着種種好聽的名詞，一面又在往金字塔，往那用骨頭堆成的金字塔上走。『我絕望了。我開始詛咒一切了。預備躺下來，讓黑暗來埋葬我。但是我讀了你底文章，又給我引起了一線的希望。』於是那人便簡略而直捷地提出了他底兩個問題來；『我們現在應該怎樣做？』『我們現在能夠做什麼？』

第一封信就這樣完結了。對於可以稱爲他底哥哥的人底兩個問題，張望將怎樣回答呢？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思索着，他已經思索了幾天了，然而依舊想不出一句適當的答語。如今這兩個問題又來追迫了他。想着，他想像着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怎樣懷着不能抑制的熱情伏在桌上一字一字地用自己底苦痛寫就了這一封信寄給不認識的他，又

如何不能忍耐地等待着，他底誠懇的回答，來決定自己底行動。這樣的信託，這樣的崇敬，使他感動了。他覺得他是不配得到牠的，那位不認識的哥哥是太把他看得高了。他又想，要是他隨便裝作誠懇的樣子，答覆了那兩個問題，在他是一點力也不費，也許過後就永遠忘了這件事，忘了這一個人，然而另一個人就會永蒙着他底影響了。對於別人底生活，他能夠負得起這責任嗎？譬如說他寫封回信道：「你不要灰心，你應該和一切奮鬥，你應該犧牲一切，甚至犧牲自己底生命……」他有權利這樣說嗎？他有什麼權利對那人說犧牲呢？他曾拿了什麼東西給那人？一個把自己底青年的生命銷磨在文字上面的人，他究竟能夠給那人什麼呢？他果然知道現在應該做什麼，而且能夠做什麼嗎？

「不，你不知道，你什麼也不會知道的。」他竟然罵起自己來。他想還是不寫回信罷，但是剛剛這樣想，他底眼前又現出了一幅圖畫：一個中年男子被一種不能實現的希望苦惱着，磨難着，終日終夜地在思念這一封沒有回音的信函，這個人已經準備着，要重新去走上人生的戰場了。他懷着不顧一切的緊張的心情，靜候着他所敬崇的人底號令。而

現在他所崇敬的人却棄却他而不顧了，在給了他一線的希望之後。想到這里張望底心好像被什麼虫咬了一口，忽然劇痛起來。他憤憤地說：

「文字，文字有什麼用呢？你不過把苦惱種植在人心上罷了。」過後他又辯解似的說：「不，我底本意並不是這樣。」

他猛然站了起來，大步在房裏踱着，他半昏迷地責備自己道：「你拿什麼來給那人呢？他底心已經死了，而你却給他喚起一線的希望，只爲的是來苦惱他，來磨難他。而現在你就不能夠幫助他了。你真是可詛咒的人呵！」

這樣踱了一些時候，他底心漸漸平靜了，他把頭伸出樓窗外，月亮底光輝正射着他底面龐，他底頭腦更清醒了，便又回到座位上，在桌子上的信堆中隨意抽出了一封信，他把內交讀」。

這封信是一個遠方的十六歲的少女寄來的。在信紙底開始，那女郎畏怯地寫了下面的話：「我屢次想寫信給你，可是我總不敢拿無意義的話來浪費你底寶貴的時間，不

過現在我只得大胆地寫了，因為，你，可敬愛的先生呵！只有你是唯一可以聽我底伸訴的人了。』於是那個寫信的少女接着把她底環境用女性特有的委婉的筆調敘述出來。她是一個中產階級的女郎，父母相繼病亡，現在靠着叔父生活。父親本來有些遺產，都到了叔父手裏。叔父和嬸母虐待她。經過她多次的請求，他們才讓她跟着堂姊姊在本城中學裏讀書。可是還沒有在中學讀到兩年，就在這時候，叔父獨斷地把她許配給一個三十幾歲而且不認識的男子。『叔父底主意已經打定，在一個多月以後就要把我嫁到錢家去了。這幾月來我曾含着眼淚跪着向他哀求過許多次，都沒有一點用處。堂姊姊也幫着她底父母欺負我。我現在連一個可以信託的人也沒有。所有的人都是我底仇敵。先生，你教我應該怎樣辦呢？我不過是一個沒有能力的女孩，孤另另的，有什麼辦法來反抗他們呢？結果恐怕只有順從了。然而將來的那種日子怎樣過得下去？我要是不讀你寫的書，也許還可以馬虎地生活下去，只怨自己命薄；可是自從讀了你寫的書，知道做人是什麼一回事，而且知道世間居然有你書中那樣的人物，那樣的生活方式，我不便能夠再馬虎地

生活下去了。要嫁到錢家去，我還不如一死。先生，你說過做人應該奮鬥，應該征服環境，現在我是願意了。先生，請你告訴我，我應該怎樣做，怎樣奮鬥，怎麼征服環境……」

對於這少女底問題，有了將近二十種著作的作家張望是回答不出來了。其實不僅是他回答不出來，便是他寫好回信也沒有用處了。這封掛號信因為寫錯了地址，又加以郵局底攔延，信到時就已經過了她底結婚期。她究竟是順從地嫁到錢家去呢？抑或是她早在家裏尋了死？這一層張望當然不知道，而且也無法知道了。看着這一大張佈滿了娟秀字跡的信紙，他彷彿覺得一個快要滅亡的青年的生命在掙扎。他想像她寫這信時的心情，自己底心也開始發抖了，似乎連脊梁上也起了寒慄。他把信呆呆望了許久。忽然他帶了痛悔的執着的心情用力吻着這一張信紙，彷彿在吻一個人一般。「恕我，」他不能自己地喃喃說，好像在求誰底饒恕似的。

光
明

他這時候開始猛烈地悔恨起來。他希望自己並不會寫過一本書，他希望自己不是
一個作家，只是一字不識的農人。「文章，書籍，這有什麼用呢？這只是給人們帶來苦惱罷

了，」他這樣想。他用自己底心血寫了這許多書，他想由這裏面總可以給人們指出一條路，到光明的路罷。然而結果却給人們，給他自己帶來了這些苦惱。他明白了，他恍然明白了。人類決不是可以由書籍得救的。

在這種心情之中他又抽出了第三封信。在這信裏寫信的青年學生並不會敘述自己底過去生活。說了一些仰慕的話之後，那青年就直捷了當地說：『我現在不能夠繼續求學了。我是有志於文學的。我已經開始寫小說了。我想將來靠寫文章來維持生活。你看這辦法可以行嗎？』

這封短短的誠摯的信函給他帶來了一種恐怖，好像受了鞭打似的，他竟然捧着頭呻吟起來。於是一幕悲劇又在他底眼前複演了。過去的事非常清楚地顯現出來，就好像發生在昨天一般。

他最初並不會有志於文學，也沒有想做小說家的心思。他和許多同時代的青年一樣，雖然生在大資產階級的家庭，却把自己底精力用來掘自己階級底墳墓，去過另一種

方式的生活。他有過愛，有過恨，有過悲哀，有過歡樂，有過受苦，有過同情，有過希望，有過幻滅，有過掙扎。他以一個青年的心經歷過了這一切。後來另一種的生活方式來了。他隔絕了過去的一切，一個人孤另另的到了一個地方，整日的把生命銷磨在破舊的書本上。可是他還有熱情，還有愛憎，他不能夠使自己變成一株枯木。於是過去的一切又不斷地來苦惱他了。爲了安慰這一顆寂寞的青年的心，他便開始把他從生活裏所得到的一點東西寫下來，成了他底第一部小說。這是三年前的事。這部小說出版後獲得了讀者底意外的讚美，這樣鼓舞起了他底勇氣，同時也爲了安慰他底寂寞的心，他就繼續地寫作，好像他底頭腦是一個無盡藏的寶庫，取用不竭的。文章從他底筆下寫出來，就和水從噴水管流出來一般，很自然的，而他自己也從來不曾想到會有竭盡的時候。於是一本一本的小說，長篇和短篇，陸續被各個大書店印出來，刊着張望底姓名，飾着美麗的衣服，陳設在許多玻璃窗櫺裏。在短短的三四年期間他底著作先後出版了將近二十種，放在自己底小書架上，也差不多要佔了一格的地位。

這其間他已經看見自己底文章底影響了。他底姓名被很多人提起，一些不認識的人開始寫了欽慕的信函來。他以為他已經給了人們什麼東西了。他開始有了另一種思想，他想他畢竟不是白白地生存的，他該可以給人們指出一條到光明去的路罷。雖然這樣想，但他自己究竟得了什麼東西呢？

他自己是什麼也不會得到的，除了苦痛而外。這幾年來他是在同一苦痛的環境中生活着，這一切也不能夠使他底環境改變一點。他愈過愈是敏感了。而熱情在他底身體還是健壯的時候也是銷磨不掉，反而愈磨愈厲害了。爲了安慰寂寞的心他纔開始寫作，而寫作底結果，他底寂寞的心變得更是空虛起來。無論什麼時候都有一種渴望着活動的熱情在折磨着他底敏感的頭腦，摧毀着他底病弱的身子。他和他底主人翁一樣，不斷地追求光明，追求人間的愛，而結果依然是黑暗與隔膜。反而在他底心苦痛得最厲害的時候，人們却寫了欽慕讚美的信函來。這欽慕，這讚美，好像是一種反面的譏刺，一點也不留情面地磨難着他。這清清楚楚地告訴他，這時候在這樣大的一個中國裏是沒有一個

人真摯地與他同感的。他生活，他掙扎，他受苦，並沒有一個人爲他流一滴眼淚，爲他發出一聲同情的悲嘆，甚至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底痛苦。然而在這些日子中他還有一個思想，就是他底著作雖然給自己帶來苦惱，但也許會給人們帶來一點東西罷。這樣想着，在絕望之中他也可以有短時間的安慰。

可是如今事實證明出來，他究竟把什麼東西給了人們了。桌上的許多封信就是他底罪狀。他靠了他底著作不僅給自己帶來苦惱，同時也把苦惱給與人們了。

自己底三四年的寫作生活只是一個悲劇。他已經走入了這樣的境地，他不願意別人也走他底這條路了。『寫文章來維持生活，或做一個小說家，不過是給人們給自己帶來更多的苦惱罷了。人類決不能夠由書本得救的。書本只是銷磨生命的東西。我已經誤了自己了，決不能夠看着一個活潑有爲的青年再來重演那悲劇，把他底充滿了活力的青春這樣無用地浪費了。我不能夠，我不能夠。』他悔恨地這樣自語着。過去的種種苦痛都一齊來壓在他底心上。桌上那一堆信函默默地躺在那里，牠們苦惱地望着他，每一封

信都有一段悲傷的故事要告訴他。在他底面前放着未完的稿紙。兩個大字「光明」譏笑地映入他底眼簾。月光在窗外移動。夜是非常靜寂。房裏抖着黯淡的電燈光。他底心猛烈地抖起來，他絕望地抓着自己底胸膛說：「光明，我在什麼地方去求光明呢？」然後把頭埋下去，又看見「光明」兩個大字，他不覺憤怒地叫起來：「光明，在你這里是尋不到光明的。」於是他瘋狂地抓起稿紙把牠撕碎了，然後俯倒在桌上低聲哭起來。

月光從窗戶爬進來，在地上留了點黯淡的影子。遠遠地有一兩隻狗在叫。

夜已經很遲了。

生與死

—

李佩如突然站住了，在一道窄狹的小石橋上。

這並不是偶然的。他鎖住眉頭，咬着嘴唇，眼裏射出強烈的憎恨的光，雙手緊緊握着鐵欄竿，不住地把欄竿搖撼，使他微微顫抖起來，橋下流着清澈的水，水面上映出了他底半個身子底影兒。

「水呀，你爲什麼只是這樣不住地流去呀！」他苦惱地叫。他又俯下頭去看水，水只是不停地向前流去。

站在他底身後的友人陳子淵同情地望着他，知道現在又是什麼東西在苦惱他了，

便勸慰道：「佩如，忘了罷，那過去的事。」

李佩如並不回答，只是呆呆地望着橋下的流水，慢慢地吐了一口長氣。在他底眼前這小河變成了無限的長度。山石沒有了，樹木也沒有了，只有一片青色的水，流着，不停地流着，流向不可知的地方，便一去不返了。前面橫着渺茫的將來，後面便是那悲痛的過去，分明的，威壓的在那里，像鬼魂一般抓住他底靈魂，而現在陳子淵却叫他把過去的事忘掉了。一種絕望的憤怒撕裂着他底心，他忍不住用手接連打擊他底胸膛。他回過頭來，深深地望了陳子淵一眼，這眼光非常鋒利，從這裏面陳子淵看出了李佩如底答語：「那過去的事是永遠不能夠忘掉的。」

陳子淵知道這回答是真實的，因為世間再沒有什麼東西比憎恨更可怕的了。這東西像毒蛇一般緊緊纏着人底身子，又像火一般慢慢焚燒着人底心，牠毀滅了人底理性，把人關閉在一個狹小的囚籠裏，一刀一刀地割着人，以至於死。陳子淵清楚地看見這東西在那李佩如底頹長的身軀內活動着，而且他還看見李佩如底身子一天天地瘦弱下

去。他知道這是什麼原因，但他却不能夠幫助。他只是同情地甚至悲哀地默默觀察着。

李佩如又慢慢地向前進了。

過了小橋便是一條山道，路並不崎嶇，不過有點曲折轉，了幾個彎，似乎前面沒有路了，一匹荒山立在前，形勢很是嶢嶢可怕。他們小心地慢慢沿着山中的小石徑走，轉過了這一個彎，路逐漸傾斜，不遠就是一片斜坡，桃樹種了半山，這正是開花的時節，望過去恰似一片丹霞，中間夾着一些綠葉，陪襯着甚是好。再下去便是幾畝菜畦，幾家人家了。「佩如，你看這景緻多麼好，這是何等樣的境地！在這里人間的煩惱都自然地去遠了。」陳子淵半讚嘆半勸慰地說。

李佩如並不回答，只是長嘆了一聲，這聲音裏含有一種人不能夠了解的東西，飄盪在溫和的空氣中，久久不散。

忽然間起了一陣鳥聲，清脆的，悅耳的，聲散了李佩如底嘆聲底餘音。周圍的一切顯得是非常安閑。一陣風過處，幾瓣桃花從樹上落了下來。

『一個春天又要過去了！』這念頭割着李佩如底心。那永不能熄滅的火焰又來燒着他底身子。他覺得那一顆熱烈的心在胸膛裏抖得厲害，他分明地聽得見牠底打擊聲。他有點支持不下去了，他有一種欲望：他想毀滅一切，毀滅他自己。這時候在他底心裏只有一個東西，就是憎恨。『這生活，這世界！』他不能自己地叫了。

『忘了罷，你自己底身體要緊呢！』陳子淵這樣勸慰他。

是的，李佩如自己也曾努力過想把那過去的事忘掉，然而心上的痕跡却是愈磨愈顯的。玉文底一雙愁煩的眼睛還分明的顯現在他底眼前，他怎麼能夠把她忘掉。

『子淵，我底心情你是不懂得的。』李佩如苦惱地說，『你不曾見過玉文，你不認識她。這樣好的一個女子，有黃金般的心……我不知道他們把她怎樣弄了？這幾年來沒有一點她底消息。自然她不會活在這世界上了。我也知道……但是我底心裏還有一個秘密的希望……每當夜深狗叫的時候，我總想她該回來了罷……她住在小學校裏，他們來找她的時候是在一個雨夜，據說，她是從容地跟他們走的。如果那晚上我在那里的話，

便拚了我底性命，我也不肯讓他們把她帶走的。……你不知道我多麼愛她。……那班狗，他們沒有一點人心，竟毫無憐憫地把她給我永遠搶去了。……

『子淵，我想人生到這世界上來，本是爲的愛，愛應該就是豐富的生命底第一個條件，……那麼爲什麼我底愛又會給我帶來這樣的痛苦？……我願我不會愛過玉文，要是不會愛過誰的話，至少我不會弄到像今天這樣子。』

同情的眼淚潤溼了陳子淵底眼睛。他覺得在他底面前站着一個可憐的人，但他找不出一句話來安慰他。玉文底事他早已知道了。他不曾見過她，但他曾在李佩如那里見過她底照片。一額的秀髮蓋着一個團團的面龐，上面最引人注意的就是那一對愁煩的大眼，雖然是印在照片上，人也可以看出來那裏面含得有什麼東西，那裏面有一種可以照徹人底靈魂的光。誰一看見這照片，就知道這是什麼樣的一種人。即使陳子淵不曾聽見過她是因革命黨底罪名遇害的話，他也可以斷定她是一個革命黨了。然而他又清楚地知道李佩如並不是革命黨。

『回去罷，子淵，不知道爲什麼我底心裏又酸痛起來了。』李佩如又站住了說。『看見這種景緻只是使我心痛。』

陳子淵拭了拭眼睛，溫和地說：『我約你出來，本是想散散心，解解你底憂悶。佩如，你何苦把事情看得這樣認真！你正在青年，活着的日子還久咧！即使說要復仇，也不是一兩天的事。』

『活着的日子還久！不錯，正因爲活着的日子還久，所以我不能再忍受下去了，你想這樣子浪費生命地活下去，一點事不能做，每天只是看見自己變弱變瘦，每天只是看見自己愈過愈無力。這種慢性的自殺的生活，我怎麼能夠過活下去呢！子淵……』他抓住了陳子淵底手臂說：『你有什麼辦法使我免掉這種苦刑嗎？』

陳子淵覺得有一隻鐵手握住了他，撼動他底身子，好像連他底心也戰抖起來了。空氣似乎變得氣悶了。四周圍有什麼東西向他迫襲過來，一切的景物好像都沒有了，他不知道自己在什麼時代和什麼地方。

鳥兒還在鳴，花兒還在開放，可是這一切在這兩個人底心裏都不存在了。

二

在高風小學校教習房底窗下開放着春天的野花，籬邊長着綠油油的長春藤，蝴蝶在草地上飛舞，一切都顯露着欣欣的生機。午後的日光染黃了窗戶底上半。

柔和的春風從開着的窗戶把那逐漸往上移的陽光送進房裏，使得房裏充滿了新鮮活潑的氣象。這一排房屋一共是三間：在左邊的一間房裏，正對着窗戶，靠裏的牆邊安放着李似如底床，床上躺臥着病了的李佩如。人是清瘦得多了。臉上沒有一點血色，困難地呼吸着，不時發出一陣劇烈的咳嗽。

『我底病不會好了。人在病的時候總是容易想到死，我並不怕死的。』李佩如喘息地對那個坐在床邊的籐椅上的陳子淵說，『不過這樣的慢性的死我却受不下去。』他底兩隻眼睛定在陳子淵底臉上，裏面露出祈求和苦痛的表情，一手揉着胸膛，好像要擊

抑住心中的難堪的苦楚，他喘息得更加厲害。

「子淵，你爲什麼要這樣關心地看護我？我底病怎樣會好？」他說罷又住了口，把眼睛閉着。陳子淵默默地望着他，心裏充滿了無限的淒涼。房裏很是靜寂，只有李佩如底呼吸聲。

過了一些時候，他忽然把眼睛大睜開，疑惑地望着陳子淵問道：「子淵，你是我底朋友嗎？」

「當然，怎麼你會問這樣的話？」陳子淵驚訝地看那病人，不懂得他底意思。

「我請求你做的事你都肯做嗎？」李佩如仍是這樣繼續地問，樣子很是莊重。

「當然的，你還是靜靜地養一回罷。多說話會傷神，於你底病體很不相宜。」陳子淵柔和地寬慰他。

「你知道我此刻想的什麼？」病人大大地睜開眼睛，臉變得緋紅，好像全身底血都衝到臉上來。他不等陳子淵回答，又繼續說：「我所想的是能夠馬上死！」這一句話是以

力說出來的，接着又是一陣劇烈的咳嗽。

恐怖佔有了陳子淵，他想起現今在他面前說話的李佩如不久就會變成腐爛的枯骨，不禁連脊梁上也起了戰慄。在他底眼前立刻顯出了死的陰影，可怖的，神祕的，征服一切的。而且這陰影不停地擴大起來，在屋角四處都是死的歪臉。屋裏充滿了李佩如底喘息聲，外面陽光逐漸暗淡了。時間一秒一秒鐘地慢慢過去。

「子淵，請你給我一點毒藥讓我早死罷，」李佩如底痛楚的祈求聲在空氣中迴響了許久。「請你設法使我早死，免得我受苦……你爲什麼不回答呢？你剛才不是允許我這樣做嗎？你不是說我請求你做的事你都肯做嗎？你是我底唯一的朋友……我懇求你給我幫這個忙罷。可憐我自己沒有力量了。」

陳子淵似乎看見死的陰影威壓的走到他底面前，露出那猙獰的歪臉。同時李佩如底話語又割着他底頭腦。他怕看那一切，便蒙着眼睛，半昏亂地說：「佩如，不要叫我做這樣的事。別的一切我都肯做的。」他鎮定了自己，繼續說：「你不會死的，過幾天你就會好

起來，你還有許多事應該做。你記起你底玉文嗎？你既然愛她，你就該活着去繼續她底事業……你不會死的。你留下這樣的世界，你不覺得有遺憾嗎？」陳子淵忍不住，竟然流下淚來。

「我會有什麼遺憾呢？我自己太沒有勇氣了。我不能夠繼續玉文底事業，我活着只是浪費我底生命，不能做一點有益於人類的事。我沒有堅強的意志，我底器官已經鬆弛了……我活在這世界上是沒有力量把這世界改變好的。我底生只是空虛的生……我現在明白一切了……我沒有勇氣，沒有精力。所以不能像玉文那樣，只落得這樣苦痛的死……看了友誼底分上，請你設法使我早死罷。」

陳子淵底眼淚像雨點般落下來。他差不多帶哭聲地說：「恕我，只有這樣的事是我所不能做的。」

「你哭了！」李佩如起先是驚訝，然後又是感動。他也落淚地說：「這幾夜來苦了你了。爲了我底病你幾夜沒有好睡。你對我這樣好，我也不能夠拿這要求來磨難你了。好，你

現在放寬心罷，一切聽其自然好了。不要哭，哭起來是會使人不快的。」

這時候一個校工端了一碗藥湯進來，放在離床前不遠的桌上，又靜悄悄地出去了。

「藥，天天吃這樣的苦藥，沒有一點效力，」李佩如又慘笑地說，「我不要吃藥了。子淵，醫生今天怎樣說？」

陳子淵遲疑了一回，才回答道：「醫生說，你底病不久就會好起來的。」

病人搖着頭表示不相信，同時又微笑了一下。『好起來，恐怕沒有那樣的事罷。』過了不多時候，他又問道：『子淵，今天是什麼日子？』

『四月二十六，』子淵溫和地答道。

『病了二十多天了。春天快要過完了，這是我一生的最後一個春天了。』病人嘆息地說：『要是身體好的話，這時候到田畔山間去遊玩，多麼有趣！可惜我永遠沒有這種幸福了。……子淵，我不願意死的，人是多麼的矛盾呵！我愛這世界和萬物，當我快要離別牠們的時候，我覺得什麼都可愛了。然而有什麼東西逼迫着我要離開這一切。這真是可』

悲惜的事……是的，我憎恨過人，我只憎恨那般人，便是現在我也憎恨他們，那般奪去了我底玉文的人……現在無論是愛和恨，對於我一切都要消滅了。在短時間以後，我就會不在了，我底骨頭會腐爛，會化成臭水，蛆從裏面爬出來，那時候，世界上李佩如這個名字就會消滅了，好像從來不曾有過這個人一般。不知道那時候你還會記憶起我麼……

如果你還不忘我的話，希望你每星期內擇幾個晚上到我底墳前來看看我，免得我在墳墓裏感到孤寂……雖然我知道人死後靈魂也就消滅，但是要這樣想心裏才放得下去……

……我一生只有你一個朋友，這件事你肯答應我麼……還有，我底故鄉中的母親，請你寫封簡單的信告訴她說我死了……你哭了！這情形，我自己也覺得淒涼……只怪自己沒有勇氣，不能像玉文那樣，我底一生是完全浪費了的。不必爲我哭……你肯答應我嗎……」

陳子淵忍不住哭出聲來。日光已早爬上屋頂了。屋子裏被暗淡的灰白色的光統治着。四角都露出死的歪臉。

大約在兩個月後，正是傍晚時分，太陽已經完全沉下去了，只留了半天的霞。一座新墳孤立在那披着黃昏的面紗的山坡脚下，墳頭的幾片稀落的野草在晚風裏微微舞着。黃昏底芬芳的空氣中瀰漫着土底香味。

一個青年坐在墳邊，喃喃地自語：

「佩如，我又來看你了，你現在還覺得孤寂嗎？這一個多月來我並不曾失過我底約言。可是現在我要去了，永久地去了。我要去繼續你底玉文底事業，去做你有志而未做的事。想來你也是願意我去做的。只是我恐怕永不能再來看你了！日後你會是多麼地寂寞呵！孤另另的睡在這裡，沒有一個人來看你！多麼地寂寞呵！」

未寄的信

Fraulein I. —

我們最後一次見面，距今也已經有四年多了。固然四年不是長久的時間；但是在你底少女底多變的生活中，這四年裏你也許會忘記了不少的事和不少的人。那麼和你只有過些少關係而且是異國青年的我，當然不會存留在你底腦海中了。然而爲了你底緣故，爲了伍底緣故，我覺得應該給你寫這封信。

我將怎樣把我自己介紹給你呢？我述說我底姓名嗎？但是在你底耳裏聽來算是古怪的異國姓名，決不能夠至今還存留在你底記憶中，而且這古怪的姓名也不能夠描畫出一個具體的我來。我只問你：你還記得在你所愛的伍底朋友中的那一個你以爲有着正直的面顏的青年嗎？我想提起他來，你也許還可以有點含糊的記憶，因爲他在你和伍

的事件中多少也曾有過一些關係。如果你記得的話，那青年便是我了。然而不管你是否還記得我，在我底腦裏你還是活潑的存在着，和四年前一樣。我不曾忘記過你，而且恐怕將來也永遠不會忘掉你，這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世間往往有些人或是被別人暗地愛着或是在別人底心上留下了永遠磨滅不掉的印象，而他（或她）自己一點也不知道，姑娘，你便是這樣的一個人了。

我想當你接到我底這封信時，你也許會奇怪爲什麼牠是我寄的，而不是你底伍寫的。姑娘，現在我不願意再使你納悶了。我馬上就要把這原因告訴你。

是在一年以前罷，伍因爲病後體弱聽了醫生底勸告移居到鄉間親戚家裏去靜養。他底信件依舊寄在他曾經在那裏教道書的學校，由我每星期去替他取一次，擇了重要的轉寄去。有一次我替他取到了一封國外的來信，我當時並不曾留心信上的奧國郵票和維也納地址，我就急忙地拆開了，因爲伍底外國友人大部份我都認識的。一張兩摺的小信箋上現了半面的少女底娟秀的法文字跡。信裏的話想來你該還記得罷。我雖然只

讀過一遍，我也就記得很清楚了。你看我把全文抄在這里，並不錯一個字。

『親愛的伍：

這是我底第九次的信了。我寄了那麼多的畫片和信函給你，總不曾接到你底片紙隻字的回答，我寄的東西又不見退回。你難道真把我忘記了嗎？

我希望這封信能夠達到你底眼簾，請你務必寫幾個字寄我，以便我可以知道你還活在這世界上別了。

你底永遠愛你的女友 I。』

這幾句短短的話，裏面却包含了很深的意思，牠給了我許多的回憶，美麗的，但也有些是苦痛的。我感動地馬上把你底信加封給伍轉寄去，並附了一個字條說：『I. 底信轉上。請你務必寫一封回信寄去。無論是爲了你底緣故，爲了她底緣故，或爲了我底緣故，都請你做這一件於你無損的事。』

你也許會覺得我底字條太來得奇怪罷。然而我深知道伍底性情。如果他接到你以

前許多次信都置之不理，那麼這一封信也不會使他改變心思，這一封信底命運也不過是夾在書本裏供蠹魚底食料罷了。況且連你那張美麗的照像也不知道遺失在什麼地方，落在什麼人底手裏去了。伍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所以我要在字條裏加上『爲了我底緣故』這一句話。

信發出了，我相信伍一定會寫回信給你。你得到了他底回信知道你所愛的人還活在這世界上，對於你這也會是一個很大的安慰罷。這樣想着，我很覺得痛快，我想我做了一件痛快的事了。

我以爲信一發出我底心就可以平靜了。然而事實上因了你底這封信却使我整整有了兩天的回憶。我回憶起你和伍和我同在巴黎的情形，我們當初的會面，你和伍的關係。

有一天罷，法文已經學得不錯而且在大學裏聽了兩年多課的伍忽然告訴我說他要到 Alliance Française 夜班去補習法文了。我和伍同住在一個旅館裏，他底房間和

我的是緊隔壁。我底房間你不曾進去過，我們見面都是在伍底房間裏，雖然有時候你來了，伍款留你吃飯，他便把飯拿到我底房裏煤氣架子上來燒，你却始終不知道我底房間是什麼樣子。那時候我和伍是在一道做飯，另外還有一兩個朋友，因為我怕寂寞，所以大家都在我底房間裏吃飯，在吃飯的時候我們暢談着故鄉的種種事情或個人底希望。我們什麼話都談，往往談了一兩個鐘頭。那一天伍說起要去補習法文，我們都覺得奇怪，不過他也有正當的理由，所以他終於去了。他和你認識的機會就在這一次的談話裏決定了。現在想起來，如果你知道我當時曾勸他不要去補習法文，不知你會感激我呢，抑或是怨恨我？然而我們誰都不是預言家，都不知道未來的事。就是我當時也不知道他會有和你這段的姻緣呢！

可是事情終於來了。聽過了兩夜的法文課以後伍忽然在吃飯的時候帶着異樣的表情說出你底姓名來了。這是一個多麼可愛的姓名呵！又過了兩天，他對於你的批評就來了：「非常誠實，」「異常天真，」「有勇氣，」「又有毅力。」他誇耀地在告訴我們他和

你認識的經過。你們同在夜班補習法文，在休息時間裏你走過來和他談話。你把他當作一個日本人，但當他說明是中國人時，你對他的態度並沒有絲毫的改變。於是藉着那你們倆都懂得的法國語言底幫助，你們，一個奧國少女和一個中國青年就成了朋友。

凡是伍所知道的關於你的事情，他都告訴了我。我知道你是一個中產人家的女郎，因為不願意受家庭底束縛，便跑到外國來謀生。據說你是從維也納步行到巴黎來的。後來你底生活情形以及別的一切，我都由伍底口裏聽到了。我知道你學會了裝訂書報的手藝，白天在一個訂書架裏作工，每月有四百佛郎的工資，這確實是微少的工資，尤其是對於一個少女。更後來你底面貌我也知道了。橢圓形的豐腴的面龐，一頭棕色的頭髮，一雙活潑的大眼，一個玉葱般的鼻子，一張表示出有決心的小嘴，堅實的身體。甚至於你有一雙粗細適中的腿的事，我也知道了，因為你告訴伍說過，你底父親因為你底腿生得好，便要你將來去學跳舞，學演戲……總之，我把你知道得這樣清楚，可是那時候我還不會見過你一面呢！我現在把這些事情毫不隱瞞地告訴你，你該不會十分怪我罷，而且使你

有機會知道你是怎樣地顯現在一個未蒙面的人底眼裏，你也許可以得着一點安慰罷。不過現在我並不是未蒙面的人了。

那時候是在四月，四月在這多雨的巴黎城裏算是天氣最好的時期。陽光，新綠，單是這兩樣就夠人懷念了。照例星期日我們幾個朋友要到郊外樹林裏去散步的，伍自然也和我们同去。可是自從他認識了你以後，逢着星期日他便不肯和我們同去散步了。因為他有了你，他要陪伴着你玩。爲了這件事他不知道受了我們若干次的嘲笑，他都微笑地忍受了，不動氣，也不分辯。自然他知道我們底嘲笑是好意的，就是使大家玩得更快樂一點，使大家有大笑的機會，不然我們這一羣常常是太沉悶了。你和伍很接近，你可以知道他，你看他有時候竟是多麼沉悶的人呵！是的，我們底嘲笑常常是好意的。譬如伍說他這一天要和你到樹林裏散步，我們便不約他出去，我們只是給他提議說在樹林裏很有機會把她擁抱幾下，或者和她接幾次吻，他雖然分辯說還沒有到這程度，可是晚上他回來的時候他就會多少帶點羞怯的微笑地抱怨我說：「總是你們不好，不然我決不會想到

擁抱接吻的事上面去。」我知道他已經擁抱過你了，而且吻過你底嘴唇了。我又知道這時候他心裏是很歡喜的，這看他說話時的夢幻的樣子就明白了。所以我帶笑地回答說：「我不好？你正應該感激我呢！……這些事你是不會知道的，但是如今我不隱諱地告訴你了。我想你是不會怪我們的。固然我們當時料想不到你們中間會有如今這樣的結局，固然這些擁抱和接吻如今會給你增加些苦痛的回憶，然而這些擁抱和接吻究竟是很聖潔的，無可非難的。你有什麼可以惋惜的地方呢？縱然是爲了痛苦。」

又有一天我們陷在困難的情形中了，因爲國內的款並沒有按期寄到。我們幾個在一處吃飯的朋友起了恐慌，大家商議的結果是推定請伍出去借錢，因爲他比我們先來巴黎，而且朋友也比較多。他出去了，晚上十二點鐘還不見回來。我知道夜班是十一點鐘下課，他一定是到別的地方去了。也許白天不曾借到錢，所以晚上再去試試。但這夜深他到什麼人底家裏去了呢？我想不出。可是我底眼皮已經開始垂下來了。我習慣總是在房東熄電燈以前睡覺。

不知什麼時候門底響聲驚醒了我，糳糊中我聽見伍底脚步聲，接着起了擦火柴的聲音，於是火光一亮。我知道一定是伍回來了，到這里來拿鍋去燒洗腳水，因為他是每晚都要洗腳的。我便問道：「伍，你才回來什麼時候了？」

「大概有一點多鐘了，」他站在煤氣架子前回答我。

「你可以早些去睡了。回來得這樣遲，到什麼地方去了？是不是錢沒有借到嗎？」

「錢借到了，」他憂鬱地回答。

我很奇怪他為什麼有這憂鬱的聲音。可是不等我開口，他就走到我底床頭，靠着欄杆，使牠發出低微的響聲。他遲疑地，畏怯地說：「金，錢借到兩百佛郎……我……用了。」

「你通統用了真的？」我驚奇地問，因為我知道他素來不喜歡亂用錢的。然而他素來不扯謊，或開玩笑。『那麼明天我們底中飯呢？』

伍不開口了。我有點不高興，他為什麼不顧我們幾個人底飯食把借到的錢一個人通統用去了呢？我也不說話。我不高興的時候常常是不說話的。

「現在再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借錢了……這兩百佛郎也還是費了大力纔借到手的……明天叫我怎樣對付他們呢？」伍自怨自艾地說。我本來不應該用這筆錢的。不過

我看見她那樣子，我完全把自己底事忘記了……你寬恕我嗎？我把錢通統借給她了。」

「借給她了？」我更覺得驚奇了，但我却開始了解伍了。

「是，通統借給她了。今晚下課以後我和她同到鐵塔下面的公園裏去散步。這一個明媚溫暖的春夜！那裏有蒼翠茂盛的樹木，清香沁鼻的花草！那時已經夜深，遊人很少，園裏很寂靜。天空閃耀着一天的星。我們慢慢兒在曲折的幽徑裏閒步着，一面談着彼此底身世。我們走到橋上，正借着星光眺望那春夜的巴黎。我們底話題忽然轉到她現在的生存狀況。她說她在巴黎是異常寂寞，沒有一個親人，她懷念着故鄉的家庭。她又說到她目前的苦況，明晚因為沒有錢交學費恐怕要輟學了。房錢一個星期內也要交付了，她手邊沒有一文錢，現在又不是發工錢的日期，她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才好，在巴黎她是孤另另一個人，連一個親人也沒有，忽然我看見她底眼淚流出來了。我找不到半句話可以安慰

她。我只想和她同聲一哭。後來我想起了身邊的兩百佛郎。我拿了出來預備借給她，我又怕她不肯收。我還扯了一個謊說我底家款寄到了，所以有錢借她，她將來可以還我。她纔收下了。那時候我完全沒有想到我們底事。我沒有想到我們明天連買麵包的錢都不夠……」

我不等他說完就插口說：『不要多說了。錢，我有辦法。我明天一定給你借到兩百佛郎，你現在去睡罷。明天早晨有課嗎？』

『沒有。只是我不該做錯了事，要你來着急。我知道你也不容易借到錢。』

『做錯了事？不，你做得很對的。我若處在你底地位，我也會像你這樣做。』

『金，你真是這樣想的嗎？我多麼感激你，』伍驚喜地說。

『不要說感激了。你快去睡罷，』我也覺得高興。然而等到伍去了以後，我却感到爲難了。我到什麼地方去找這兩百佛郎呢？我想來想去總想不出好的辦法。最後把心一橫自語道：『家裏還有些玻璃瓶至少還可以換一餐麵包。其餘的事明天再說罷。』我底思

想也轉到那明媚溫暖的春夜，樹木茂盛的公園，曲徑裏散步着的情人，寂寞的少女底眼淚。我感動地流了眼淚。我完全忘掉了明天的麵包了。

第二天早晨出乎意料之外地銀行送了通知書來，我底家欸到了。於是借錢的問題便自然地解決了。

我如今把這件事情告訴你，並不是要你回想到你底過去的夢魘，不，我底意思全不是這樣，我要你明白就在那時候你已經了給我們何等良好的印象。你看，你是怎樣地使我們有了含淚的微笑了，這可祝福的微笑呵！牠使我們變得純潔多了。姑娘，你看，生活究竟是多麼美麗的呵！

於是那一天來了。伍和我商量請你來吃飯，他很高興地對我說你答應來了。他買了楊梅，買了牛奶，買了雞蛋，買了番茄，又買了米，早早地在家裏預備起來。把番茄放在米裏煮，說是你愛這樣吃的；把楊梅洗乾淨了浸在牛奶碟裏，放了糖進去，說也是你愛這樣吃的。四五點鐘的光景你來了，伍底房裏有了異乎平日的歡笑聲。我和另外一個朋友進了

伍底房間。那另外的朋友，就是你說有着聰明的面顏的朋友呵！一推開房門，我差不多吃了一驚，我想怎麼世界上竟然有這樣純潔的面貌呵！那時你和伍並坐在床上。你穿着黑色的綢衫，腰間緊緊束了一根窄的紅皮帶，健康色的手膀露出來。與黑衫映着顯得更加鮮豔。這裝束在法國女子中間很少看見的。這已經夠給人一個新鮮的感覺了。然而還有你底面貌呵，這面貌我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了。橢圓形的豐腴的面龐，一頭棕色的頭髮，一雙活潑大眼，一個玉葱般的鼻子，一張表示出來有決心的小嘴，這一切都是我所知道的，但是我所料想不到的，使我驚奇的，就是在這一切之外，還有那天真的，純潔的表情，不，『天真』和『純潔』這些形容詞還不恰當。我將用什麼字來形容呢？我或者可以把我底當時的感覺說出來，就是見了你，人馬上就忘掉了自己，他底心高揚起來，好像受到了了一次祝福，要把這祝福再施給他。總之一切瑣碎的思念都沒有了，只想做一件好事，幫助他人，甚至不認識的人。你底美就是這樣的一種美，至少你給我的印象是如此。你該不會以為我底話有些誇張罷，我是真實地寫出我底實感呢！

你帶笑地從床上站起來，伍給我們介紹了，大家握了手，坐下來，談了些話，我們就這樣認識了。我們，我和那個有着聰明的面顏的朋友，都很快活，因為伍得到了一個這樣純潔的你。

日子一天天過去了，你和伍的關係也跟着時日深了起來，你常常到他這裏來，他也到你那里去。一天他很高興地告訴我們，你把兩百佛郎還給他了，他一定不收，但你堅執着要還，他說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來你和別的女子不同。他又說你約他在暑假時一同步行到法國南方海濱的縣分去玩，他很高興地答應了。爲了籌劃這筆旅行費，他便選了一本法文小說來翻譯，預備寄回國內去賣錢。伍底爲人平日是很「實際的」，他不喜歡詩和小說，可是爲了你底緣故，爲了要和你同去旅行底緣故，他竟然用功地翻譯起小說來，這也可以看見他當時愛你之深。從此他除了上課或者和你出去遊玩以外，他就不出街了。他伏在那小小的圓桌上，一字一字地翻譯一本左拉底沉悶的小說，我看見他這樣子有時候不禁笑出聲來，但我對他這行爲很了解的，而且我願意担任替他去交涉賣稿

的事。不過這也不能阻止我嘲笑他。我嘲笑他，我同時又暗地祝福他，祝福你。日子就這樣過去了。你還常到我們這里來。我們常常談笑。生活是如此地美滿。

然而陰影來了。不知怎麼樣我注意到伍底翻譯工作變得很遲緩了。而且我還注意到了別的事。有一天在吃飯的時候，我忽然對伍說：『伍，你近來又變了。』他吃驚地望着我，但他開始明白我底問話底意思了。他埋着頭吃他底盤裏的馬鈴薯，不回答我底話，我又說：『是，我看出來你近來不大愛工了。』

伍慢慢地抬起頭用憂鬱的眼光來看我，他開口了。姑娘，你猜他怎樣回答我呢？他說：『不錯，你說得對。』伍底誠實是值得稱讚的，但反而因了這誠實我感到了很大的痛苦。我又問道：『爲什麼要這樣呢？你們倆不是很好的一對嗎？你還可以再在什麼地方去找尋像這樣的一個女郎？』

伍思索了半晌纔用憂鬱的聲音回答我，他底態度依舊是很誠懇的。他說：『我這個人也許是生就了這個不適宜於戀愛的性情罷。不知爲什麼緣故我底心忽然冷淡起來

了，我開始覺得我不愛她了。而且我們倆也很難結合，她究竟是一個外國女子。」我憤憤地說：「外國女子又有什麼關係？只要是一男一女，只要是互相在愛着，就可以結合了！」我以為我底理由是很正當的。

姑娘，你想伍怎樣說呢？他很莊重而且做着手勢地說：「我通統想過了，我和她結合簡直是不可能的事。風俗習慣都不同，回國以後會感到種種不便。而且外國人底生活標準比中國人底高得多……」

「可是，底生活是非常儉樸的呢，她不見得就不及中國女子？」那個有着聰明的面顏的朋友插口說。

「然而她總是個外國人，」伍固執着說。我知道這是託辭。

我們底話都失了效力，因為伍底心已經開始冷了。我不敢想像你那時候的心情，我相信你底敏感的心一定會知道伍已經開始不愛你了。這對於你不知道是怎樣的一個打擊呵！

在這一次談話以後我看見你到伍底房裏來過幾次，我每一次看見你，就想到伍從前告訴我的你願意跟他回中國去的話，我底心就感到一陣劇痛。是的，誰看見你那純潔的面龐上的含着隱憂強爲歡笑的表情，能夠不感到心痛呢？何況是一生祈禱着世間不會再有一個感到不滿足的人的我！

你不再在我們這里吃飯了。我問伍爲什麼不留你，是的，我相信他要是留你的話，你一定不會走的。每次我們，我和那個有着聰明的面顏的朋友，示意叫他留你吃飯，他總是裝作不懂得的樣子，也許他真是不懂，因爲你已經不復是他所關心的人了。

愛情變換得這麼快，簡直令人不相信。說伍愛上了別人嗎？我們敢担保他那時候很少和別的女子往來。「你只有五分鐘的熱度！」我們憤憤地責備他說，我希望他否認，他分辯，然而他却苦笑着，誠實地回答說：「是。」這誠實，這多麼殘酷的誠實呵！

過了一天你來了，但不久你和伍一同去了，我只看見你底那樣極力忍住的悲傷的樣子，我不知道你和伍談了些什麼話。在吃晚飯的時候，伍坦然地對我們說：「我們出去

的時候在路上，忽然悲聲對我說：「伍，你不再愛我了。」我回答說：「是的，但我也沒有愛別人呢！」因為我想我不能夠哄騙她。她聽了我底話，好像受了鞭打似的急急掉開了頭。她埋頭走着，不再說一句話。我們快要分手了，我覺得讓她這樣回去，心上未免過不去，恰巧走過一家賣花店前，我便和她進去，買了一束玫瑰花送她，又選了一朵最好的替她插在外套上，這樣我們才分了手。」

「我想她回到家裏一定會吻着花痛哭的，你太殘酷了！」姑娘，是這樣嗎？因為這是你以為有着聰明的面顏的那個朋友對伍說的話呀！

我呢？我沒有說什麼話，我只是想找個機會來痛哭一場。我才知道生活是這樣地可怖。

又有一次晚飯後我們在房裏談話，談着你底事和別人底事，談了一兩個鐘頭。伍回到自己底房裏去了。但他不久又拿了一張紙條走過來，大聲說：「奇怪，I來過了！」他把手裏的紙條遞給我。我讀着你寫的字：

「親愛的伍——我知道你不再愛我了，但我還愛你。你不能多少愛我一點嗎？你這幾天不再來看我了。我一個人在家裏寂寞得難受，到公園去或別的地方去也是一個人冷清清的，沒有一個肯聽我談話，肯安慰我，關心我的人，只有你了。你究竟曾經愛過我呢！所以我來找你。今晚月亮很好，是這樣美麗的夜！我想約你出去玩。我來了，你不在房裏。但鑰匙又在門上鎖孔裏，我知道你沒有出去，即使出去了，也去不遠，馬上就要回來的。我在房裏等着，等了這許久還不見你回來。我想你一定是在你朋友底房間裏，可是我又不知道是幾號房間。你爲什麼早不告訴我呢？你這幾天爲什麼不到夜班來上課呢？病了？還是事忙？我現在去了。希望你明天晚上到我家裏來一次，無論你愛我不愛我，請你一定要來一次呀！我永遠是愛你的。」

你底工。」

姑娘，我把這封信抄錯了嗎？我敢說不會的，因爲我至今還替伍保存着這封信呢。你底這封信不僅感動了我們，甚至把「實際的」伍也感動了。他聽了我們底勸告馬上就

到你那里去，到了夜深才回來。我們心裏很快活。我們想你們底愛情又復生了！這可祝福的新生呵！

於是我們，你和伍，我和那個有着聰明的面顏的朋友，又有了一些歡笑的機會，快活的日子。我們想從此憂鬱不會再來拜訪我們大家了。生活究竟是美麗的。

然而過了一些時候陰影又開始來了。我明顯地看出來伍底愛情又開始在動搖了。於是我們，我和那個有着聰明的面顏的朋友極力在設法避免第二次悲劇之出演。

一天晚上我們，我和那個有着聰明的面顏的朋友和伍談到你，伍表示了一點厭倦的意思，那個朋友便莊重地對他說：「伍，我看你也需要一個女人，你有時也感到性的苦悶。那麼你和I. 結合不好嗎？你爲什麼還要猶豫呢？你難道還可以在別處找到比她更好，更愛你的女子嗎？」

伍依舊不躲避，他坦白地回答說：「你底話固然不錯。可是我覺得現在又不愛她了。我這個缺乏熱情的人確實是不配女人來愛的，我對於被愛的事也有點厭倦了。況且她

是一個外國女子，我底家庭恐怕又通不過……」

姑娘，你底事失敗了。他有那許多的理由。而且現在又加了一個「家庭通不過」。他是很誠實的，他決不想說一句謊話。我們相信他。但我們也可憐他，同時我們想爲你底不幸一哭。接着我們和伍又談了許久，他又發表了他底長篇的解說，結果是等於沒有結果。我們只有苦痛地等待着第二次悲劇之出演。這第二次的悲劇顯然要比第一次的更可怕罷。然而別一方面的打擊來了。一天早晨伍得了一個電報，是他底兄弟發的，說母親病危叫他馬上由西伯利亞歸國，並把路費電匯了來。

伍素來愛母親，這電報顯然給了他一個大的打擊，同時也是給了你一個更大的打擊罷。他決定馬上回去了。他懷着悲痛的心情整整忙了兩天，他差不多要失了常態，他完全把你忘掉了，他甚至囑咐我你來看他時不要把他回國的消息告訴你，他不願你去和他送別。

果然第二天，就是在他臨行的前一天，你來了。我聽見你底脚步聲，我聽見你在叩他

底門，我開了門一張又馬上把門關了。我怕被你看見，因為我不願對你扯謊。我聽見你在門前遲疑了一會兒，終於走了。於是我開了門，立在欄杆前，望着正下着樓梯的你底背影，我含着眼淚微笑了。我在心裏喚着你底名字，我暗地祝福你。你去了，我又回到我底房門前，我在那里癡立了一會兒。我完全忘記了自己。

第三天就是伍臨走的那一天了。他早早的走出去了。我吃過中飯後在他底房裏取東西。有人在敲門，我連忙去開了門。看見你立在門前，我不讓你進來，怕你看見房裏的情形，我便帶笑說：『伍出去了。』你失望地問：『他什麼時候可以回來呢？』爲了你底緣故，我不得不扯謊了，但我也不願意完全扯謊。我說：『他得了家裏的一個急電，恐怕要到深夜才回來。』

『什麼事不要緊嗎？』你底面容立刻變得憂鬱了。我不敢直視你底純潔的眼光。我慚愧地低着頭說：

『謝謝你，不要緊的，我叫他明天來看你。』

姑娘，你看我是怎樣地哄騙着你呢？你現在願意饒恕我嗎？

你底臉上又有了笑容了。你用極其溫柔的聲音對我說：『謝謝你。請你告訴他我來看過了他。』多麼溫柔的聲音呵。於是我們握了手分別了。這就是我們底最後的一次的會面呵！這次會面以來我忘掉了許多事情，可是你底印象我却永遠忘記不掉。我每一次想到這次的會面，我就禁不住含淚地微笑了。我好像受到了一次的祝福，我就想到要做一件好事來幫助別人了。爲了這個我是應該如何感激你呵！

天晚了，伍回來了，我們幾個朋友又聚在一處了。行李已經收拾好，而動身的時間還早，我們談些閒話。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便問伍道：『你不給I寫封信嗎？你就這樣走了，也不去和她告別！』

『好罷，』伍疲倦地說，摸出自來水筆在日記簿上撕下一頁紙，匆忙地寫了幾行，遞給我說：『你替我寄去，你知道她底地址。』我把信讀了，上面沒有什麼感情的話，他就拿這個來和一個情人告別！我很不滿意，可是在這臨別的一夜我也不願意拿不愉快的話

來分他底心。我默默地把信藏在懷裏，我想這封信不知道會怎麼地傷你底心。我差不多連寄發的勇氣也失掉了。

在月台上送了伍上車後回來，在地道車裏我和那有着聰明的面顏的朋友談着伍和你的事，又談到伍給你的那封告別信。我把信給那朋友看，他讀完了嘆了一口氣，默默地拿着信紙出神。忽然他底眼裏發出光來，他底臉上露了笑容。他得意地說：「我有辦法了！」然後又問我道：「你有伍底相片嗎？」

「有一張美術照片。」我惶惑地回答，我不曉得他底辦法是什麼。

「那更好了。等我來造一封假信。我們回去馬上就做罷！」

他果然用法文寫了很委婉的告別信，把伍底國內通信處也告訴了，並且把那張美術照片也簽了名附寄去。他真不愧爲聰明，他學伍底筆跡學得真像，他寫信寫得那樣好！你稱讚他底聰明，他底聰明竟然把你也騙着了！

我們把信寄了出去。我想你一定收到了的。可是以後我們就沒有得着了。你底消息，

也不會遇着你一面。你就不留痕跡地消滅了，因為不久我又因事離開了巴黎。半年以後我回到巴黎，忽然想起了你，到那地址去找你，據房東說你很早就搬走了，並不會留下一個新地址，不過彷彿曾說過要回維也納。這就是我所能得到的關於你的唯一的消息。

伍回國後，竟沒有再到法國來，連信也沒有來一封。我回國後纔遇見伍，知道母親病危的消息是假的，是造來騙他回去結婚的。他結了婚很不得意，整日地過着平淡的機械的生活。他時常和我談起巴黎的生活，表示了深切的懷念。他卻不曾談起你，即便我提起你底名字，他也故意把話題支開，使我也沒有辦法。我只有暗地嘆息，我只有祝福你另外找得一個比伍更滿意的愛人。然而無論如何我從伍底口裏總得不到你底一點消息。

一直到讀了你最近的那一封信，我纔知道你曾經寄了那許多的畫片和信函給他。而他竟忍心連一封回信也不寫。

這件事過去後又有半年多了，伍病好了回到上海來，我們談了許多話，我忽然想起了你底信，便問他道：『你接到I底信嗎？』因為伍在回信裏並沒有提過這件事。

「接到了，」伍帶笑地說。

「你寫了回信去罷，」我無意地說，我並不是有心問他，因為我相信他一定早寫了回信去了。

「我沒有寫回信，而且連她底信也不知遺失在什麼地方去了。」伍底面上依然帶着笑容。

「真的你果然這樣做了？」我憤憤地說，我怪他竟然是這樣無情！「你竟然連這一點小小的安慰也不肯給她嗎？」

「這有什麼辦法呢？環境逼着我不得不這樣做。我已經不能夠愛她了，那麼還留着她底紀念物又有什麼好處？只不過更容易破壞我和妻中間的和平罷了。所以連她從前給我的她底照像也給別人拿走了。你知道我是不會愛妻的。我現在才知道世界上只有她一個人真正愛我，而且我只真正愛過她一個人……可是現在什麼都完了！這只是一場好夢……」

我不能再責備他了，我覺得我是開始在了解他了。像他這樣的人也只能夠這樣做。這在他是無可非難的了。姑娘，你深知道他，你爲他設想，你以爲他還有別的什麼辦法嗎？……

然而我是不能夠沈默的。我應該把他底這番心事告訴你，我是他底一個朋友，我也
是你底一個朋友，我應該代他寫這封信給你，使你知道他一生也不會寫回信給你了。你
縱然每天寫一封信給他，把你底胸懷完全吐露出來給他，他也不會放棄他底沈默的態
度了。對於你，他是死了。

可是有一點你可以引以爲自豪的，也許可以安慰你的，就是你終於獲得了他底心。
就在沈默中他也時時暗地祝福你，想念你。不過爲了另一個人，也許同時還爲了他自己
底和平與幸福，他不得不在表面上把你忘掉了。他是這麼一個人。我並不贊同他底辦法，
但我多少了解他。我希望你也能夠了解他。因爲你了解他，你自己也可以寬解一點，同時
你也可以勉強把那過去的事忘掉了。

世界是這樣地大，需要着愛的人是這樣地多。你在他底身上已經不能用你底愛了。那麼把你底愛發展出去，不要再專愛那一個人。去愛那廣大的人羣罷。從他們那里你不會得到失望的。是的，能這樣地愛人，決不會有失戀的結果。

姑娘，你相信我嗎？這是我底第一封信，也許還是我底最後的信了。我祝福你！

你底有着正直的面顏的朋友。

我底眼淚

正是在舊曆新年，我接到了R從遠迢迢的美洲寄來的書，這是兩個意大利人（一個鞋匠和一個魚販子）底書信集。在淡黃色底封套上印了某大雜誌底評語，讀出來是：『不預備爲生活之恐怖與美麗一哭的人便不要來讀牠。』

可是我還不曾翻開書頁，我還不曾讀到書中的一句話，我底眼淚便流出來了。不能夠忘掉的四年前的舊事又湧現在我底心頭。我彷彿又回到那些日子裏去了。

在西歐某大都市拉了區的一家旅館底五層樓上是我底住房。我無論是在白日或在黑夜都把窗戶大開着，下面是一條寂靜的街，街角有一家小咖啡店，雖然從我底窗戶裏可以望見人們在那大開着的玻璃門裏進出，但是我從來沒有聽見過酗酒或賭博的鬧聲。正對面是一個聳立的高大的建築，牠不但阻住了我底視線，並且往往給我遮住了

陽光，使我底房子裏變得更憂鬱更陰暗了。

我生的地方是在溫暖明媚的國土，我來的地方又是山明水秀的江南，我如今定居的地方却是這不日之城，又是在這陰雨連綿的時候。

在這城裏我也有幾個朋友，他們也常來看我，有時候一個來，有時兩三個來，有時五六個一齊來，我們便有個歡樂的聚會，暫時間使我忘記了寂寞。但是這樣的事一個星期裏也只有兩三次，因為我底朋友們都是有事務的，有的在大學裏讀書，和我一樣，有的在工廠裏作工。晚間在朋友們不來或者來了又去的時候，我底心就被一陣難堪的孤寂壓倒了。充滿了煤氣底臭味的屋子變得非常悶人。從窗戶望去，那高聳的古建築擋住了一切，下面躺着雨濕的寂靜的街道，陰暗而寂靜。有時候在一陣寂靜之後忽然空氣震動了，街道震動了，連我底房間也震動了，耳邊只是一片隆隆的聲音，如果這時候有人在房裏和我談話，我也會聽不見他底聲音。我只有等待着，並不要多久，這聲音就消滅了。經驗告訴我是一輛載重的汽車馳過去了。一切又復於寂靜，但在我却彷彿發生過了一個劇變。

我立在窗前，埋下頭看那在微暗燈光下的街道，或街角的咖啡店，聽人們在說話或偶爾過往的男女在哼小曲，我覺得自己是在另外一個世界裏了。

不知什麼緣故，心裏突然變得很空虛了，好像胸膛裏並沒有什麼東西存在一般。無論如何房裏是不能再留下去，多留一刻似乎身子就會僵硬了。於是取了帽子，披了外套，我急急地跑出房門，下了樓梯到街心去了。

立在街心，我不知道應該到什麼地方去。我躊躇了，我呆呆立着，帽子遮了我底頭，外套護了我底身體，但雨點却還時時向我底臉部飄來，我終於拔步向咖啡店那邊走了。

進了咖啡店，似乎感到一陣暖熱，我立在櫃台前要了一杯黑咖啡，望着旁邊站着的幾個穿了粗布工衣的人底樸實的面孔，我把杯裏的咖啡喝了，付了錢，又踉蹌地走出來。雖然咖啡店裏有光亮，有暖熱，有人羣，但我却一點也不顧惜地拋棄了牠們而向那冷清的，陰暗的，雨濕的街中走去了。我究竟去追求什麼呢，我自己也不能夠明確地知道。

我只是無目的地走着，街上只有寥落的三兩個行人，尤其是國葬院旁邊的一段最

清靜，而且還有點陰森可怕。我走過國葬院前，我走到盧騷底銅像底脚下，我用手撫摩着那冰冷的石座，我差不多要跪下去了。我抬了頭仰望着那個屹立着的巨人。我喃喃地說了許多話，這些話底意義我自己也不曉得，不過我知道是從我底心裏出來的。在這裡，在這一角裏，並沒有別人，只有那個手裏拿着書和草帽的「日內瓦公民」和我。一直到聖母院底沈重的，悲哀的鐘聲響了，我才踉蹌地站起來，向着那熱鬧的聖密雪爾大街底方向前進了。

我走着，在微雨之下我走着，我不想到誰底地方去，也不想和誰談話。我走過熱鬧的街市，我也走過寂靜的街市。我看見了不少的人和物，許多樸素而愉快的面貌在我底眼前過去了，接着又有許多憂鬱的被工作與生活摧毀了的面貌。在我底耳邊響着咖啡店的音樂，笑語和歌唱，同樣也響着悲哀的談話和訴苦。

這一切於我是親切的，但又是陌生的，牠們增加了我底心痛。這城市並不是個壞地方，但我在這裡却是一個陌生的人，我在這裡找不到我所要求的東西了。我在這裡只感

到孤寂。每個人，每間房屋對於我保守了秘密，無論是歡樂或愁苦，他們都不肯和我分享一點。我走着，我徬徨着，像羣盲中的一人，失掉了他底引導者。一直到身子疲倦，我纔絕望地回到自己底住處。

像這樣的事在我並不是偶然的，我常常都這樣做。在白日裏我也進大學聽課，到圖書館裏抄書，我想在課堂裏和書本上尋點東西，但結果依舊剩了這空虛的心，只不過是我已經得到了一個消磨生命的方法罷了。在夜裏，沒有朋友來的時候，寂寞便威壓地襲來了，我又像盲人一樣在街中徬徨着。我底孤寂是一夜一夜地增加，而且同樣我底心痛得更厲害了。我底眼裏只看見憂鬱的被工作摧毀了的面貌，我底耳裏只聽見一片悲哀的哭聲，甚至在那些從前的愉快的面貌上我也找到了悲哀底痕跡。我底眼前的黑暗一天天地增加了。從報紙上我知道某一處有許多人在為饑餓而哭，某一處又有許多人像豬一樣被人屠殺，甚至最遠僻的地方也送來了悲慘的消息。這是大批的人底災禍。此外還有個人底不幸，謀殺，自盡，糾紛，訴訟，失業……差不多每一條新聞都訴說一段悲慘

的故事，從報紙上似乎發出了血底臭味。眼淚，呻吟，哭泣，簡直沒有終結。好像全世界都沉溺在黑暗的苦海裏了，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找不到一綫的光明。我懷着一個空虛的心徬徨着。我底生活完全失了目標，我底希望也完全斷絕了，我感到極大的疲倦了。我每夜伏在盧騷底像前，對那個巨人訴說我底絕望，可是他永不能夠給我一個回答。

後來我不常到大學裏去了，圖書館裏也少了我底腳跡。我只是徬徨着，像一個失了領導的盲人一樣，準備着失腳踏進那不可挽救的深淵裏去。

我看看快要滅亡了，忽然有一天在一個書舖裏偶爾得了一本一個魚販子著的英文的小書，在裏面看到了下面的一段話：

「我希望每個家庭都有住宅，每個口都有麵包，每個心都受教育，每個智慧都得着光明。」

好像大雨住後的天空那樣，我底心豁然開朗了，於是我把這本小書買了回去，同時還買了兩三本和這魚販子有關的小書，因為那里擺得有幾本。我讀着，重讀着，我讀完了

這個意大利魚販子底自傳，一個無產階級的生涯底故事。

在我底面前突然出現了一個巨人，他開始向我敘說他底故事。他怎樣出生在陽光常照的南歐的鄉村，依在雙親底膝下一直到十三歲，又怎樣被父親送到別處去做學徒，受了六年的困苦，患了重病，才被父親帶回去受母親底看護。怎樣他底病好了不久，母親又病了，在她底病中偶爾有一點微小的聲音也會使她發生劇烈的痙攣，因此他不得不時常跑到街上去哀求散步的青年或過往的行人另走一條路，不要驚動他底母親，母親底病愈過愈加重了，父親和親戚都不敢挨近她，只有這二十歲的少年終日守在病榻旁盡力去安慰她服侍她。他整整有兩個月不曾脫掉衣服安靜睡過。然而『科學沒有用，愛也沒有用』經過三個月的重病以後，他底母親終於死在他底懷抱裏了。他親手把她放進棺材，埋葬了她。於是他不能夠在故鄉住下去了。他決定到那所謂「幸福之島」的美國去。臨行時他底父親悲傷得說不出一句話，他底姊妹痛哭着。鄰居們都跑來，每一個人都送了一些希望的話，一些祝福，一串淚珠，他們成羣的跟着他，走了很遠的路。到了美國，

他沒有一個朋友，孤獨的登了岸帶着幾件破衣服，身邊僅有極少的錢。他後來在一家大飯店裏做洗碗碟的工作，每天在那地獄似的廚房作十二小時以上的工，吃的食物幾乎趕不上狗子所吃的。工作的地方更是可怕了。『一扇窗戶也沒有整日燃着電燈。在洗碟子，鍋刀，叉匙的地方，沸水蒸凝結在天花板上，變成了水點，挾帶着灰塵與污泥慢慢向人底頭上打下來，在工作的時候真正熱得可怕，客人吃剩了的殘餘都傾在桶裏，這些桶卻放在廚房旁邊時時發出使人作嘔的臭氣。污水槽又不直接通到溝渠，因此污水常常反流回來流到地板上。廚房中央有一個排水管，每晚總是閉塞住的，油水愈積愈高，人只得在油膩的水中走路。』他恐怕會患肺病，在那裏做了八個月以後就離開了。於是四處漂游，做了各種的工作，最後做了一個魚販子。

他底故事就這樣簡單地完結了。最後他又告訴我他底智的生活，他怎樣在每日的煩重的勞動之後又開始來作智識的探求。許多晚上他伏在案頭研究一卷書，在那顫抖的煤氣燈光之下一直讀到天明。他讀了各種性質的書，常與書中人同聲一哭。天剛明他

就闔了書把頭放在枕上並沒有多久，工廠中的放汽聲叫了，他又起來帶着疲倦的身子到工廠或石礦裏去。

他在這種情形之下已經變成了一個「全世界中有最優美的精神的人」，如小說屠場底著者所批評他的。他在那本小書裏很顯明地用四頁的篇幅把他底精神生活與信仰表現出來：

「我底心裏長起了博愛的根芽，我懷着人類愛的觀念……我在衆人底自由中去求我底自由；在衆人底幸福中去求我底幸福……我拿我底誠實的血汗掙來我底麵包。我底手上從不曾染過一滴他人底血液，我底良心也是極其清白的。」

偉大的心靈常常是在平民中間的呵，你法利賽人呵！

這樣的一個人居然被捕了，在三十二歲的時候，和一個友伴一道。別人說他們是殺人的強盜，說他們在大街上搶劫別人底金錢。法庭判決了他們底死刑，並沒有什麼證據，只是說他們有「犯罪的意識。」說他們不相信上帝，不相信國家，不相信掠奪制度，說他

們在歐戰時不肯到法國去替美國資本家打仗，却逃避到墨西哥，說他們是下賤的外國人，所以他們是殺人的強盜。第一次請求再審，被駁斥了，一連被駁斥了七次，所有新的證據都被抹殺了，甚至最後根據兇底自首作第八次的請求也歸於無效。在死囚牢中被「希望的刑罰」折磨了六年之後，那個魚販子和那個鞋匠終於被宣告了最後的決定——七月十日，電椅。

然而反抗的呼聲起來了。各階級各黨派的人從全世界各地方伸出了援救的手，發出要求「寬恕」或者要求「正義」之聲。似乎整個的世界都爲了那個魚販子和那個鞋匠的緣故活動起來了。

從此我底生活裏起了一個大的變動。我常常流着感動之淚讀那本魚販子底自傳。在我底眼前現了一個囚室底景象，接着一個中年人底樸實的臉，廣闊的眉，安靜的眼光，濃密的鬚髯，接着又是一雙肥大的手遮住了一切。當這雙肥大的手消滅了的時候，我底眼前又換了數不清的小手了，男人底手，女人底手，老人底手，小孩底手。這無數的手揮動

着，成功了一幅異樣的圖畫，這圖畫甚至大衛德也畫不出來的。

我走到街中，牆壁上到處貼了大張的廣告，在「死囚牢中的六年」這個大題目下印了什麼「演講會」，「後援會」，「抗議會」底宣言和 Programme。在這些廣告上面常常聽見了一些全世界景仰的學者底姓氏。在咖啡店底櫃台前或公園底門口我常常聽見人們用愛撫的聲音說起那個魚販子和那個鞋匠底名字。在報紙上我看見許多的人爲他們的緣故籌集了捐款。

於是我不再在盧騷底銅像前哀訴了。我不再是失了領導的盲人。我不再徘徊了。我已經找着了我底領導。那一個德含監獄裏的囚徒，意大利的魚販子在我底眼前變成了比「日內瓦公民」還要偉大的巨人，在這黑暗痛苦的世界中，他高高的立着像一盞永恆的明燈。他成了全世界的良心底化身。全世界的最優美的精神如今不存在於大學裏，學院裏，書齋中，研究室裏了，他是在那金圓國家的一個監獄內，一個刑事犯底囚室內。我於是懷着一種感動而緊張的心情，像到耶路撒冷進香的教徒那樣地虔誠，坐

在我底寂靜的屋子裏，用大張的信箋將我底胸懷，我底悲哀，我底掙扎，我底希望……完全寫下來，寫給那一個德含監獄裏的囚徒。我底眼淚和希望都寄託在那些信箋上面了。

信發出了，恐懼又開始來壓迫我了。我怕我底信不會達到德含監獄，我怕在那里的人們真會把他們燒死，雖然在全世界中有許多萬許多萬人要救他們底性命。報紙上關於他們底消息一天天地多起來了，在那上面我常常見到女人和兒童寫的動人的信。整個的不日之城都爲這兩個人底生命而騷動了，而同時那個魚販子又不斷地從監獄裏寫信到世界的各處，這些信都是不朽的崇高的文書，裏面充滿了生活之恐怖與美麗，每個人讀了都要流淚的。

七月十日逼近了，我底恐懼更增加了，我底眼前時常蕩漾着電椅的景像。這其間一個陰雨的早晨我得到了從波士頓寄來的郵件，除了一包書外還有一封英文長信，一共是四張大的信箋，而且是兩面寫的。看了那不熟練的筆跡和奇怪的拼字法與文法，我底眼淚就流出來了。我熱烈地顫抖地讀着這封信，每讀幾行總要停頓一下，因爲有什麼東

西阻塞了我底咽喉。

他底信是以感謝的語句開始的，他感謝我底同情和信賴，他說：『青年是人類底希望。』他又說：『你須得再生活若干年的歲月，而且慘苦的歲月，你才可以懂得你給了垂死的老巴爾託以何等的快樂和慰藉。』接着他又用誠懇的話句來安慰我，勸勉我，叫我『要快樂起來，不灰要心。』於是他就用他底有力的論理和我談起現在社會之墮落和將來的革新，人類底進化和將來的趨勢。他和我談起但丁，談起畢達哥拉斯，談起莎士比亞，巴爾扎克，蒲魯東以及別的許多人。他和我談話像父親和兒子，哥哥和弟弟。他說他應該使我明白這一切，才可以有勇氣來面對着生活之鬭爭，將來不至幻滅。他叫我要忠實地生活，要愛人，幫助人。最後他還以兄弟般的快樂的心情擁抱我。

這四百信箋就這樣完結了。我癡癡坐在桌子前，好像是在做夢。我幾乎不能夠相信世間會有這樣感人的信。我讀了又讀，我終於俯在桌上哭起來了。這是感激之淚。

從此我不再恐懼或悲哀了，我底生活有了目標，而我也面對着生活的勇氣了。我

說我是要生活下去的，而且要經歷慘苦的歲月，即使那個全世界的最優美的精神，全世界良心底化身會消失了，而我也要生活下去的，我要做他所叫我做的事。

這其間好的消息傳來了。麻省省長把那兩個無罪的人底刑期延遲了一個月，又聘請了一個「顧問委員會」來審查這案件。這三個委員是現在哈佛大學校長，現在麻省工藝專門學校校長和一個退職的老法官。希望來了。誰也不會相信像哈佛大學校長這類人願意來做殺人犯。大家以為他們一定會把那兩個無罪的人救出來。有一天，我在一家咖啡店門前居然看見人們互相握手慶祝正義會實現了。這時候「寬恕」與「正義」的呼聲更漫天地響了起來。

然而晴天忽然起了一個霹靂，御用的學者們顯露出了他們底真面目。一個哈佛大學出身的小說家寫信給他底校長說：『你使你自己也做了一個政治謀殺犯，而且還以一個殘酷愚妄的，反對人道與文明的罪惡來玷污了哈佛大學了。』一個大雜誌底主筆也說：『哈佛大學將來會被人稱為養成劊子手的地方了。』原來學者們審查的結果是

——哈佛大學校長說：『總之……有罪』；麻省工藝專門學校校長說：『是的』；退職的老法官說：『法庭不應受人指摘』；自然省長也是和他們同意的，接着他底決定也發表了。

八月十日來了，雖然各處「正義」與「寬恕」的呼聲響得更高，然而在那邊，在金圓國家裏的「貴族」們是聽不見的，那定命的日子終於來了。波士頓底中夜是巴黎底早晨五點鐘，這一晚上不知道有若干人流了眼淚，不知道有若干人不會闔眼。我自己已經沒有眼淚可流了。我無目的地在街頭徬徨着，在我底眼裏一切都好像是夢景。我望着這「不日之城」底紅天，望着那兩個整日整夜哀鳴着的高聳的鐘樓。我一直徘徊到深夜。我回到家裏我不能夠閉眼。我找出載有那個鞋匠給他底六歲女兒寫的信的報紙。我讀着：

『……我非常愛你，愛你底哥哥，愛你底母親。我若得和你們同在一處，在一所小的田莊上跟你學習你底真誠的話語和溫柔的愛情，那就是我底苦鬪的生活中

的最大幸福了。在夏天時分我們都在家裏，我坐在橡樹底濃蔭下，你坐在我底膝上，我開始教你讀書寫字，或看你在綠的山塍上跳盪，笑語，唱歌，在樹叢中摘取花朵，從這一株樹跳到那一株，從清澄的溪流跑到你母親底懷裏。我夢想我們一家人能過這樣的幸福生涯，我也希望那一切貧苦的小孩們也能夠快活地和他們的父母過這種生涯。然而事實並不是這樣，下層階級底夢魘已經使你父親底心靈變成非常愁苦的了。又來世間一切美與善的東西都是自然母親所給與我們大家的，爲的用來達到自由的享樂。但是這個垂死的舊社會中的人們，卻把我生生地從你底哥哥和你底可憐的母親底懷裏拖走了……』

我不能再讀下去了。我想像着那臨刑的一刹那。我想着那生與死底涯沿。我想着那個從故鄉趕來巴黎再越過大西洋去和她底別了十九年的哥哥訣別的女郎。我想着那個爲丈夫底生命奮鬪了七年的婦人。我又把留存着的報紙翻出一張來無意間讀到了「救援哥」底兩個電報。

一個是給那鞋匠的：

『剛讀了你給你那小女兒的慘痛的信，牠使得一切有良心的人都感動了。人家讀了這個以後還能夠殺你嗎？我們愛你，我們希望着。』

一個是給那魚販子的：

『我們異常悲痛，然而全世界都站在你們這一邊，我們不能夠相信美國會立在反對地位的。』

你們要活着。你底妹妹今晚上船，她應該來得及把你抱在懷裏，並且替我們來接吻你。』

我底心喲！

這一晚終於過去了。第二天早晨我沒有勇氣出去買報紙。一個人坐在家裏思索。朋友A走了進來，並不敲門。他一把握着我底手，歡喜地，熱烈地說：『他們還活着！他們決會死的。』

我才知道昨晚臨刑前二十六分鐘，就是在這全世界底良心苦痛的時候，省長又宜布了展期十二日的決定。

『好一個「希望的刑罰」和中世紀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採用的差不多！』我冷笑說，但仍掩不住心裏的快樂。

朋友A還是抱着極大的樂觀主義，他誠懇地快樂地對我說：『我給你擔保，他們不會殺死這兩個人的。』他底眼裏閃耀着光亮的東西，他喜歡得流淚了。我受了大的感動，好像那天在各界聯合援救會裏聽見一個肥胖身短的文學家對那個白髮飄飄的七十二歲女主席說：『我見了你，我底精神便興奮起來了』時受的感動那樣。

於是我又經歷了十二天的希望與恐懼。

希望一天天地淡了，在各處我都看見那可怖的陰影。不日之城被一種空幻的色彩籠罩着，人和物都像是在夢裏一般。在耳邊依然響着「正義」與「寬恕」的呼聲，在聲音比從前戰抖得更厲害了，這裏面充滿了眼淚和憤怒。在街頭，在咖啡店裏，在公園內，在

各處，都擺着苦痛的面孔，常常人們用帶淚的聲音談起死囚牢中六年的故事。似乎整個巴黎，享樂的巴黎都爲那兩個人而哭了。

我一生已經經歷了不少慘苦的日子，也許還要經歷更長久的時間，更慘苦的歲月，但我從來沒有像在這十二天內這樣懂得生活之美麗與恐怖的。

一切的希望都失掉了。總統釣魚去了。省長玩高爾夫球去了。聯邦法庭的首席法官到加拿大避暑去了，在那個可怕的八月二十二日的夜晚，人還能夠有什麼希望呢？
是要執行的。在全巴黎底悲哀，恐懼與騷動中我度過了這苦痛的一夜。

我沒有夢，我也不能夠有夢了。

我怕見第二日底天明。

晨光射進我底窗戶時，我挺直地躺在床上，很安全。我癡癡地望着窗戶，不明白我是在什麼地方。我帶着昏迷的頭腦出去買了一份報紙。我疑心我底眼睛花了。在第一版上面我看見下面的一些大字：

「全世界的良心從沒有像今晨那兩個無罪的人被害底消息傳來時這樣地空虛的。」

我幾乎要把報紙落在地上了。

我又讀了一遍，我知道全世界中最優美的精神在波士頓查爾斯頓監獄裏滅亡了。我急急回到家裏，朋友A已經在我底房裏了。他把頭俯在報紙上，聽見我底脚步聲便抬起頭來對我說了一句：「他們死了。」於是忍不住哭起來。

我不回答，我只是咬着嘴唇。接着是一陣難堪的靜寂。

「七年前法律說他們底舉動像罪人一樣便發見他們犯了謀殺罪。然而在臨死時他們底舉動又和歷史上的另一個人（耶穌）底舉動一樣，而且也像他那樣地說：「我寬恕你們！」可惜太遲了，沒有重新判斷的機會了。」朋友A忽然翻開他帶來的報紙用抽泣的聲音，讀出了上面的一段話。他又接連說了兩句：「可惜太遲了，」便站起來摸出手巾拭了眼淚。

他去了，留下我一個人在屋裏。我沒有出外，我也不想吃飯。我寫了一整天的信。我要把這消息，把我所感到的告訴一切我所認識的人。我要向全世界大聲說：『兩個無罪的人被害了。』

到了夜深我還在寫信，朋友C氣吼吼的推了門進來。我不見他有一星期多了，很奇怪他爲什麼在這夜深跑來，而且衣服很凌亂，頭髮飄散着，面孔漲紅了，他底平日離不掉的寬邊眼鏡也沒有了。

『什麼事你這樣子？』等他坐好我便問道。

『我才知道巴黎政府也是站在殺人犯那邊的，』他憤憤地說。

我驚奇地望着他。

『我跟着朋友們到美國領事館去示威……那麼多的人……擠滿了許多條街……羣衆大聲叫着「殺人犯。」聲音真和響雷一般……巡捕保護着領事館，要羣衆散去……後來起了衝突，秩序混亂了……幾個報攤子也被擠倒了……大隊的巡捕趕來

解散羣衆……我和A被擠到一個咖啡店裏，接着又來了一些參加示威者……忽然這個咖啡店被包圍了。大隊巡捕守在門口叫裏面的人通統出去。出去一個打一個，所有的人都吃了巡捕底警棒……我看見A吃了幾下重打。我預備抵抗，我和巡捕衝突起來，我跌倒在地上。他們用腳踢我。我剛起身，就被一羣人擁起走了，我底眼鏡也不知落在什麼地方……我去找A。我看見一個巡捕在追他，他駭得亂按人家底門鈴……後來他找着我了。我看見他很萎頓，便把他送回家裏，才到你這裏來……我倒沒有受重傷……那些狗……」憤怒阻塞了他底咽喉。

我們對望着，我們用眼睛談了許多不能用語言表示的話句。我們互相了解了。

聖母院底鐘又在哀鳴了。已經到了中夜。

『C，回去罷，』我至今還不明白這句話當時是用什麼樣的聲音說出來的。

他突然站了起來，我奇怪他爲什麼今夜竟長得這麼高。他伸出手，把我底手緊握着，他用極其堅定的聲音說：

『B，我們還要活下去，我們還有更多的年代可活，我們還有更慘苦的歲月要經歷，我們永遠不要忘記這一晚罷。』

他毅然地去了。

×

×

×

如今四年又過去了。朋友A已經離開了這世界，他是被肺病摧毀了的，據說他故鄉的家裏還剩了年老的母親和青年的妻子，我不知道她們靠什麼來生活。朋友C還在巴黎，我不得他底消息已快一年了，不知道他現在是生存或已死亡。我自己呢，我飄泊了一些地方，我又回到山明水秀的江南。我經歷了多變的生活，我有過好夢，我也有過夢魘。而且我也有過——『原野底新綠，海洋底碧波；花底香，菓底甜；湖水裏映出的藍天；鳴唱的激流，微語的小溪；山谷峻嶺，神祕的黎明；玫瑰色的晨光；美麗的月亮落日；黃昏；星夜。』如那個魚販子所曾有過的。但是無論在什麼地方在什麼時候，我總不能夠忘記那一個曾經給了我以巨大影響的人，每一想起他，我就被一個思念磨難着：我負了我底「先生」

我忘記了他所教給我的話，我並不曾實行我所給他的約言。我是把四年的光陰完全浪費掉了，也許我將來還會浪費掉更多的光陰。然而美麗的青春已經快要完結了。牠是不會再來的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接到R從遠迢迢的美洲寄來的「先生」底通信集，我能夠不流眼淚麼？

我們

外面是火光，槍聲，獸底吶喊，人底哀泣。

房裏是暗淡的燈光，急促的呼吸。

我陪伴着我底躺在病床上的弟弟。

我失掉了父親，母親。在我底生涯裏唯一的親人就是這十三歲的小弟弟了。

外面是街市，那些新進城的執着太陽旗的日本兵在搶劫，在放火，在殺戮。受害的是我們底那些貧苦的弟兄們，就是我常常在街中遇見的，穿着簡單的衣服，有着被工作與貧困摧毀了的面貌，樸實的，忍耐的，和平的。一定是他們。我聽見他們底生命的掙扎底哀號。聲音是一片的，雖然有時候可以聽出婦人和小孩底聲音，但總是整個的用力向我底耳邊打來，不容我再仔細去分辨誰和誰底。總之，我們底和平的弟兄們是大批地被執着

太陽旗的兵在屠殺了。

那些血，那些屍體，那些被毀壞了的家！我不敢想。

我守着弟弟底病床，不敢出去看一眼。

我等候着太陽旗進來，我又祈禱着太陽旗不要進來，爲了我底弟弟。

弱者底恐怖，弱者底恥辱，弱者底悲哀，我感到了。

外面繼續着火光，槍聲，獸底吶喊，人底哀泣……

「哥哥，」弟弟忽然坐起來，狂亂地叫。他把火熱的手抓住我底手，緊握着。他看入我底眼睛，我連忙把頭掉開了。我怕看他底眼裏燃燒着的強烈的火焰。

「哥哥，在這世界上沒有再比人更高貴的生物罷，是不是？」

我默默地點了頭。

「那麼，我們算不算是人呢？爲什麼又有比我們更高貴的？」

這個簡單的問題在平日我不用思索就可以用點頭來回答，然而現在我底頭腦却

被牠弄得昏亂了。在外面是火光，槍聲，獸底吶喊，人底哀泣。我們弟兄們被人殺戮侮辱像一隻狗，一口豬。我在房裏懷着恐怖的心等待着最後的命運。我能夠回答弟弟說我們是人嗎？

『爲什麼我們就該被別人屠殺像一口豬那樣的呢？爲什麼我們要活着來做別人底槍靶子呢告訴我！』他不放鬆地追問着，他搖撼着我底手臂，他底戰抖的聲音在房裏四處飄蕩。『我們不也是人嗎？爲什麼我們就享不到人底幸福？我們是生來受虐待，受侮辱，做狗，做豬的嗎？』

我不回答。他底叫喊一聲聲刺入我底心。我好像是受着凌遲的刑罰。

『爲什麼不回答呢？你這懦夫！』弟弟變得狂怒了，他緊握着小拳頭，在我底身上亂打。我一點也不躲避，因爲我底心痛得更厲害，牠使我忘掉了其他的一切。我甚至不想去安慰弟弟。

弟弟底手離開我底身體了。我想他該可以鎮靜片刻罷。

然而他却低聲哭起來，哭得很傷心。

弟弟底哭使我忘掉了心痛，我馬上去安慰他：「是哥哥得罪了你罷，不要氣，你儘管打哥哥好了……」

「哥哥，」我底話還沒有說完，他就這樣迸出了這一聲哭叫。「你把我殺了罷，這給別人做槍靶子的生活我實在不願意再過下去了……我遲早會被殺的，會被那般人殺死的……還是請你殺了我罷。死在哥哥底手裏倒勝似活着去吃別人底刀尖和槍彈。」他抓住我底手膀。他哀求，他狂叫。

「輕聲點，不要被日本兵聽見，他們會跑進來的，」我恐怖地說，一面伸手去蒙他底嘴，却被他推開了。

「哥哥，我們和他們不都是一樣的人嗎？」弟弟只顧問：「在這世界上的不都是一樣的人嗎……爲什麼別人底孩子就有光，有熱，有花，有愛，而我就應該給別人做槍靶子呢？爲什麼我們底父母要被人殺死，我們底房屋要被人燒毀呢……哥哥，爲什麼呢？說我

們底身體構造和他們底不同嗎？爲什麼學校裏，書本上都說我們和他們，和一切的人都是一樣，並沒有什麼大的差異呢？說我們不肯工作，不肯吃苦嗎？哥哥，我們不是已經吃夠苦了？可是無論怎樣我們還是活着預備養肥了給別人做槍靶子。我們究竟比他們少了些什麼呢？這生活，我是不要活下去了。……請你把我殺了罷。……你哭了？你不肯殺我，那麼你肯讓我被日本兵殺死嗎？」

我望着我底手，我底手戰抖着。我撫摩我底心，我底心也戰抖着。我怕我會殺我底弟弟用，我自己底手。

弟弟是對的。他活着，沒有光，沒有熱，沒有花，沒有愛。他活着，只是爲了養肥了給別人做槍靶子。這樣的生活，還不如死了好。還不如由做哥哥的我親手殺死好，與其留着來給日本兵開刀。

然而我一看着弟弟底可愛的臉，被眼淚打濕了被熱情燒紅了的臉，我底心又軟了。我讓眼淚去洗滌我底臉，我急急撲過去愛憐地抱着弟弟，我吻遍他底面頰。我說，我要保

護他，不肯讓他死，雖然他底生存是如此不幸。

外面是火光，槍聲，獸底吶喊，人底哭泣……。

最後的審判（代跋）

在我底短促的一生裏已經有過無數的黑夜了。然而這一個黑夜却和一切別的不同。這是一個光明完全死滅了的黑夜。我是什麼也看不見，又聽不到一點聲音，甚至連我是躺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了。我想用手摸索，然而我却不能夠移動我底手；我想叫喚，用聲音來辨別我是在什麼地方，但是我用力張口叫喊了許久，連我自己也聽不見一點聲音。於是我開始疑惑起來，我是死了，我已經躺在棺材裏面了。

在這短促的一生裏，雖然我也曾把生命當作兒戲，幹了種種的把戲，雖然我也曾把生命用作墨水寫下了一行一行的字跡，雖然我也曾受過人們底踐踏，但我却從來沒有想到過死。死是怎麼一回事，在我是完全茫然的。

然而現在死來了，在我還是這樣年青的時候。躺下來，不能動，不能看，不能聽，但我還

有知覺，我底心還在跳動，我底血還在沸騰。一個痛苦的思想突然抓住了我：我怎麼能夠死呢？在我底這顆心裏還有愛，還有恨。我於是掙扎，絕望，憤怒。但我不能夠死亡，當我底這有愛有恨的心還在胸膛裏跳動的時候，我無論如何是死不下去的。

我掙扎，我差不多用了全身的力量來和死掙扎，但我底努力依舊沒有用，我一點也不能動，因為我是死了。

我爲什麼要死呢？當我還想活的時候，而且當我還有力量的時候。既然我不能夠實行我底意志，既然我不願意死，而不得不死，那麼這其間一定是有一個所謂創造者了。據說這創造者是存在於超人間的另一界中，他冷眼觀察着人間界的一切活動，而且他還是每個生物底生命底主宰，他來判定誰該生存誰又該死亡。這判定並不是空文，這是必須執行的，誰也不能夠違抗。如今在他底判定下我是必須死了，不管我是如何不願意離開這世界，然而我已經躺下來不能動，不能看，不能聽一切了。

在從前，我底耳邊老是響着一片哭聲，詛咒聲，或者不自然的笑聲；我底眼前只是晃

着屍骸和靈柩。我看見幾個穿了燕尾服的紳士圍着躺在土地上的短衣的瘦漢子吃，我又看見在筵席上一些豔裝的小姐不客氣地把人底肉，人底骨頭直往口裏送，我又看見欺騙的臉，虛偽的笑容……我看見的太多了，我底這顆心不容許我再看下去了。我於是祈禱說：『只要不看見不聽到這一切呵。』我那時候真正這樣想：只要能夠不聽到那些聲音，只要能夠不看見那些景象，那麼就犧牲一切罷，這生命也是可以犧牲的。

如今我是不看見不聽到那一切了，然而我底心依舊得不到那預期的安甯。我還清楚地知道人間的活動是不會停止的。就在這時候人們還在生活，還在受苦，還在奮鬥。人依舊在吃人。在被吃，在哭，在笑。這人間還有我所愛的和我所恨的，而我自己却躺在這裏沒有一點力量，不能夠做一點事，不能夠幫助我所愛的而加害於我所恨的了。

這思想我實在不能夠忍受，一種渴欲訴諸正義的欲望在我底心裏燃燒着，我底心開始疼痛起來，我想緊緊按住胸膛，一方面或者可以止住牠底痛楚，一方面免得牠炸裂。但是我底手依然不能動。我絕望了。我便大聲詛咒起來，詛咒那給與我以生命而又不顧

我底意志自行收回去的創造者，但我自己也聽不見一點聲音。我是連詛咒的力量也沒有了。

過了一些難堪的時候。

我忽然覺得我底身子在動了，眼前是一片金光，耳裏不住地響着鈴聲，我底頭發昏了。我於是失了知覺。

當我醒過來的時候，我發見我是在一個異樣的環境裏了。我是站在一個很廣闊的法庭上，這裡沒有旁聽的人，也沒有別的職員，在那審判台上坐着一個生了角，長了鬚髭，帶了威嚴的面貌裁判官，那兩隻發出強烈的刺目的光的眼睛定在我底臉上。我一生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威嚴的面貌，我也沒有到過法庭，我不知道這是一個怎樣的法庭，我爲了什麼事會到這裡來。我忽然變得胆怯了。我想我一定是到這裡來受最後的審判了。

「你是死了，」一個沉重的聲音向我底臉上打來。

死了，一切都完了。再沒有挽回的方法了。一陣絕望把我壓倒了。

「你還有什麼話要說嗎？」依舊是那沈重的聲音。

我有什麼話要說嗎？在這一切都完結了的時候。我站在那審判官底面前，我開始用憤怒的眼光直視着他。我只有一个思想，我只有一个話，就是：「我不願意死。」我熱烈地說了。

「你爲什麼不願意死呢？你已經活得夠了！」那審判官莊嚴地說。「你必須死了，因爲你已經寫完你所要寫的東西了。你現在應該休息了。」

是的，把自己關閉在陰暗的屋子裏，日也寫，夜也寫，把自己底心血化作墨水一筆一筆的寫在紙上；把自己底苦惱盡量地傾吐出來，化成紙上的一行一行的字跡，這樣散布出去，引得別的許多許多的人落了眼淚，又把苦惱種植在他們底心裏。這樣給人間我只帶來了更多的苦惱，更多的不幸。說把紙筆當作武器來攻擊我所恨的，保護我所愛的人，而結果我所恨的依然高踞在那些巍峨的宮殿裏，我底筆一點也不能夠搖動他們；至於我所愛的，從我這里他們也只得到更多的不幸。這樣我完全浪費了我底生命。我還能夠

說我活得夠了嗎？

這樣想着，我更漸漸被一種交織着憤怒與悲哀的感情佔有了。我差不多忘了自己地悲聲哀求道：「不能，我不能夠死，因為我還不會生活過咧！」

那審判官底面貌變得更莊嚴了，他似乎怪我這樣固執地請求，現了不高興的樣子，但他並不拒絕和我談話。他用更沉重的聲音說：「到我這里來，你只能訴說你底經歷，你底願望。但你決不能對我作什麼請求的。我底話，所有的人都應該服從牠。這里沒有你爭辯的地方。你不看見那里的佈告嗎？」他說着用手指那右邊的一根粗大的庭柱。我看見了，那柱上貼了一張紙條，寫着：「到這里來就應該把所有的希望和感情忘掉了。」

然而我是什麼也不能夠忘掉的，我把那一個大的世界遺留在後面，我決不能沒有一點感情。在那世界裏還有許多我認識的人，我所愛的和我所恨的，我所知道得很清楚的。我想像着，太陽出來了，照耀在繁盛的街市上，那里通行着各種各樣的車輛，那里擁擠着男女老幼的行人，有的在笑，有的在落淚。有些表示着親愛，互相幫助着，甚至自己餓着

肚皮裝出笑容把手裏的食物分給他底同伴吃。有些在爭鬥，在傾軋，從別人手裏奪了食物往自己底口裏送。或者，在大原野，是一片廣大的平田，在溫暖的陽光下，農家的男女攜了鋤，揮着汗在田裏工作。或者在工廠裏，陽光不常照到的地方，那些患了貧血病的工人不休息地帶了疲倦而忍受的面容在機器旁邊勞動。還有在……這一切接連地在我底眼前顯出來，一幕一幕像電影一般。

一個痛苦的感覺突然佔有了我。我明自在那世界中我如今是不存在了。在那里是沒有我底位置了。我是不能再參加在他們中間幫助他們了。我開始痛悔起來。我不該把我底二十幾年的光陰完全浪費在書本上，在紙筆上。我不該只是帶了冷靜的眼光旁觀着人們怎樣生活，怎樣受苦，怎樣掙扎。寫日也寫，夜也寫，我究竟寫出了什麼呢？我果然寫完了我所要寫的東西嗎？沒有，什麼也沒有。靠了寫作，我只是給自己帶來寂寞，帶來苦痛，給人們也帶來苦痛，帶來不幸。我是誤了人，誤了自己了。我於是詛咒起自己來：我當初爲什麼要揀了這一條路，我爲什麼不參加在廣大的人叢中去，去分享他們底快樂和愁苦，

却躲在狹小的屋子裏在寂寞與死亡中拿寫作來消磨我底青年的生命。我能夠像某些人那樣欺騙自己似地說我是爲社會服務，給人類作了什麼貢獻嗎？不，我完全在無用中毀了自己了。

『我底願望，除了生活外我還有什麼願望嗎？我底經歷，除了悔恨外我還有什麼經歷嗎？』我絕望地對那審判官嘶叫說。提起我底經歷我真是被一陣不可克制的痛悔壓倒了。自然我並不會像某些人那樣，心裏懷着惡毒的憎厭而在紙上却寫下了溫情的語句，或者拿寫作來掩飾自己底種種的行爲，或者拿寫作做消遣的遊戲。然而我究竟拿寫作幫助過什麼人嗎？靠了我底寫作，人們果然因此得以減少他們底痛苦麼？事實上不管我怎樣寫作，把生命視作等閒用自己底心血來渲染了我底作品，但我所愛的人依舊匍匐在痛苦的境遇之下，呻吟宛轉地待死，而同時我自己却在這寫作的歲月中漸漸變得衰老，變得麻木了。說到經歷，我只有痛悔。我抓我底頭髮，我捶我底胸膛，我底心痛得太厲害了。我不能自己地大聲哀求道：『我不能夠死，我根本就還沒有生活過呢！讓我回去』

讓我回到生活裏去罷……」

「你還想回去寫作嗎？你還有什麼要寫嗎？」那審判官底聲音依然是很沈重，沒有一點溫情，我不能夠知道他底語意。

「寫作」兩個字像鞭子那樣向着我底臉上打來，我連忙用手護着臉龐，一面狂熱地叫道：「寫作，我是決不再寫作了。我已經被寫作誤了一生了。我要回到生活裏去，好好地做一個人。我要忠實地去生活，去愛人，去幫助人，我要與我所愛的人共同受苦，共同掙扎。我要把自己底命運連繫在他們底命運上面……放我回去罷，放我回去過那樣的生
活罷。我是不能夠休息的。我底這顆有愛有憎的心還在胸膛裏跳動的時候，我在這裏是不能夠有一日的安靜的……放我回去罷，讓我多少去過一點那樣的生活罷。我不能夠死，我不願意死。我不能離開我所愛的人，讓他們去受苦去掙扎……」我差不多要昏倒了。

那審判官底臉上發了光，聲音朗朗地說：「這是你底真正的意思嗎？抑或是你故意

拿這話來引動我底憐憫呢？……如果單爲了寫作，我以爲你是不必再回到生活裏面去了。作爲一個寫作家，你究竟算是盡了你底責任嗎？你果然把你所說所應該說的話全都寫出來了嗎？你是不是曾經因爲愛惜你底生命而把你底文稿修改了呢？你是不是曾經因爲謀個人底安甯而毀了你底腹稿，不敢寫出你所想說的話呢？你是不是曾經有過那樣大的勇氣，一個人孤立在全社會中，無畏地寫出你所應該寫的東西，只爲真理服務呢？……沒有，你完全沒有這樣做過。你說你把你底愛和恨都放在作品裏面，然而事實上你底作品裏面所含有的愛和恨是多麼薄弱呵。你和所有的人一樣，你是很巧妙地規避了你底責任了。作爲一個寫作家，你再也不會給人們什麼了。所以你還是躺下來，停了你底工作罷，你底工作對人類是不會有多大的好處的。」他好像看出來我要分辯，便揮着手，一面繼續說：「是，我了解你，這不是你一個人底錯。你和所有的人一樣，你也有人底缺點……」他沈吟道：「你底年紀究竟還輕，說到休息似乎還早一點……如果我放你回去，你真正會改悔嗎？」他底聲音很柔和，我知道事情有轉機了。

「只要我能夠回到生活裏去，我是決不再走從前的路了。我要忠實地去生活，去受苦，拿行動來愛人，來幫助人，不再拿紙筆來浪費我底青年的生命了。」我熱狂地說了上面的話。

「好，牢記着你底誓言，你現在可以回去了。」在我底耳邊響着朗朗的聲音。土地在我底脚下動起來。我底頭昏了，眼睛也花了。我底腳站不穩，我底身子倒在地上……

我醒過來的時候，我發見我自己挺直地躺在床上，薄薄的被蓋壓着我底身子。四圍沒有一點人聲，屋裏抖着熹微的晨光。我底心還在胸膛裏跳，我底身子還有熱氣，我底手還能夠動，我底口還能夠發聲。我很快活，我知道我還沒有死，我還活在這世界上……

漸漸周圍起了人聲。

這不復是黑夜。天已經亮了。

